

白蛇宝卷

メタデータ	言語: jpn 出版者: 公開日: 2017-10-03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hdl.handle.net/2297/28202

白蛇寶卷

袁蔚山題

浙江杭州府錢塘縣白蛇寶卷上集

白蛇寶卷初展開，報德報恩到武林。善男信女虔誠聽，明心見性便成真。
話說白蛇寶卷，出在大宋正(真)宗^①年間，提表四川嘉定州峨嵋山。其山中俱是胎卵溼化之妖魔，洞內盡安九流神仙之人物，累出怪獸最多。那山洞內，有一條白蛇，因他修煉一千七百餘年，不食外道，不害生靈，長受日月之精華。能變人形，騰雲駕霧，呼風喚雨，堅心至意。每參南海觀音，志心動念，心性通靈。時逢瑤池蟠桃大會之期，那觀音身駕祥雲，尋聲救苦，大發慈悲。見他白蛇，即便呼喚帶挈。

一滴楊枝水降臨，灑作人間坐蓮心，觀音菩薩發慈悲，帶領修身白素貞。
雖然妖怪非人類，千年修煉有工期。因此帶往瑤池去，佛心慈悲度迷津。
你看眾等群仙，一齊迎接，大士法駕，各皆稽首，次序同往筵前，慶賀千秋華誕。正是：
慈悲勝念千聲佛，造惡空燒萬炷香，
海上會群仙，鸞輿下九天。山中方七日，世上幾千年。

列位大仙，請了請了，今奉(逢)^②菩薩千秋誕日，同往筵前慶祝。

延生功德最為高，白鶴啣花透九霄。萬壽老人來賜福，西天王母獻蟠桃。
韓湘子，品玉簫，志學修行家室拋。雪擁南關難行馬，曾度文公上九霄。
曹國舅，愛逍遙，不貪榮華卸錦袍。世上萬般修行好，手執雲陽仙板敲。
漢鐘離，性兒矯，識透人情世態梟。終南山上修妙道，列位仙班道行高。
呂洞賓，甚風飄，肩背龍劍善斬妖。悲心救苦傳妙道，至今萬古姓名標。
何仙姑，容貌矯(娇)^③，懶伴紅塵愿寂寥。苦志真修千百載，也歸仙界樂逍遙。
藍彩和，年紀小，最愛修行却富饒。名山修煉成正果，手執棕籃駕海潮。
李鐵拐，相咆哮，黑臉濃眉脚又蹺。虔心修煉長生法，拄拐登雲藹藹飄。
張果老，年紀高，髮白蒼蒼兩鬢蕭。倒騎驢子呵呵笑，竟把繁華世界拋。
眾仙同赴蟠桃會，共飲長生仙壽筵。洞口靈芝呈臨彩，塔前鶴鹿獻瓊漿。
南極仙翁棋一局，東方老祖愛偷桃。陳搏一忽^④千年轉，彭祖年登八百高。
一般都是凡枯骨，煉得丹成上九霄。眾仙恭賀娘娘壽，廸廸(唵唵)^⑤繇繇福壽高。
王母娘娘來下旨，賜下八個大仙桃。眾仙領謝仙桃子，各駕祥雲順風飄(飄)。
不宣眾仙情由事，說破白蛇是原因。

且說西池金母娘娘，見觀音大士，身旁有一女子，即便盤問根由，那金母說破機緣道：“凡為仙者，必要酬恩報德，才可位列仙班。你一千七百年前原是一條小小白蛇，有一個乞丐，

① 宋朝皇帝没有“正宗”，只有“真宗”。苏州话读音不分，疑应为“真宗。”

② 据文义，似应为“逢”。苏州话“奉”“逢”易混。

③ 据文义，似应为“娇”。苏州话“矫”“娇”易混。

④ “一忽”，苏州话，“睡一觉”的“一觉”。

⑤ 苏州话“廸”“唵”同音。

要將你一刀兩段，取出蛇膽。幸有一個木客，名曰呂泰，起了慈悲之心，取出一百銅錢，買你放生，故能修到如今。但此人今轉世在杭州，姓許名漢文。你前去報答，再來赴會。”那白氏聽了金母言語，即別，又叩觀音大士，回轉山中。又說洞內有一烏鯉魚精，名喚七星道人，修道多年，二妖結為兄妹。那白蛇來見義兄，說：“我小妹有一個香願未還，拜別哥哥，去到杭城，天竺朝拜觀音。”道人說：“我想杭城，有西湖勝景，賢妹若去，必要墮落紅塵，我看你千餘年修功非易，倘然失足，一旦休矣！”

姻緣本是前生定，曾向蟠桃會上行。七星道人說原因，賢妹聽我說分明。

西湖乃是繁華地，盡是風流瀟灑人。此去猶恐凡心動，墮落輪回費功程。

白氏聽罷將言說，哥哥聽我說原因。小妹此去無別意，誠心天竺拜觀音。

堅心要到靈山去，禮拜如來求感應。小妹決不多担閣(擱)，回來同你好修行。

決非留戀繁華地，勸兄莫要挂在心。

那七星道人說道：“賢妹立意要去，我愚兄也不來阻你，但願你速去速來，免得為兄終日挂念。”那白氏道：“如此小妹，就可拜別去了。”

畫龍畫虎難畫心，知人知面不知因。素貞拜別好義兄，勝比同胞要分行。

千山萬水憑我過，一朵祥雲頃刻生。將身駕上騰空去，果然法術不虛名。

便將拂塵往上指，長江大海任奴行。一程竟往杭州去，卷中另宣法王身。

且說那釋迦牟尼佛，身證九品蓮花寶座，同羅漢諸佛，與天王講經說法，忽然看見一朵妖雲，說道：“你看只(這)^①條白蛇，修煉一千七百餘年。今往杭州，去報夙世之恩，要害巨萬生靈。”即差揭帝(諦)神，去往阻住去路，要他罰願而去，不得有悞(誤)。揭帝(諦)遂領法旨，往前喝道：“妖魔何處去的，若去擾害生靈，罪不非輕，快快回山，饒恕與你，倘然違我法令，你的性命難存！”

白蛇聽得心戰京(惊)，落下雲端跑埃塵。祈求慈神行方便，哀求憐憫發慈心。

小妖且往杭州去，朝拜觀音轉回程。揭帝(諦)阻住不肯放，一派虛言不算真。

白氏無奈紛紛淚，立下誓願重千斤。此去若有差誤處，壓鎮奴身受苦辛(刑)^②。

揭帝(諦)聽罷放他去，佛前覆旨轉雲程。

那白氏立下了願，見揭帝(諦)神去了，纔得放心。我乃想往杭城，尋訪許宣，報德酬恩，了還一段(段)因果。仍複駕起雲端，竟往武林而去。

白氏騰空到武林，西湖地面落了雲。未知許宣那方住，看看杭州廣潤城。

心中暗暗來思想，今宵何處去安身。遠望一帶樓房屋，待我前去看分明。

那白氏身近樓房，觀看動靜，並無影迹。忽到一處，地上只見一道妖氣，甚是利害得緊，不知是什麼妖魔，待我前去看來，便知明白了。

一見青妖怕殺人，兩個銅鈴大眼睛。千年修煉功程大，常變為人世上行。

占住吳王舊基地，或化人類或妖精。一見白氏忙啟口，何處妖魔入我門。

二妖鬥法多時候，青妖到底功程淺。好言好語忙來說，冒犯寬容恕罪名。

白氏開口將言說，我是峨嵋山出身。修了一千七百載，變化無窮法力深。

那青蛇說道：“久慕大名，今日相見，但聽娘娘之言，我情願相從於你，結為主婢，如何？”

① 苏州话“只”“这”同音。

② 苏州话“幸”“刑”易混。

那白氏聽了青蛇言語，十分心喜，說道：“既然如此，我與你改名，叫作小青便了。”

一宵晚景到天明，二人說得情意深。朝晨梳洗相陪伴，同去天竺拜觀音。

那白氏來到淨慈寺前，便問小青：“這叫什麼塔名？”小青道：“只(這)就是雷峯塔。”白氏道：“不好了，我在揭帝(帝)神前罰願，不知西湖有此塔名，莫不是早有定數？”小青道：“娘娘休得驚怕，來此已是金沙港了，且歇息片時，再行便了。”

一見雷峯心膽驚，方知立願重千斤，白氏心中多懊悔，懼怕雷峯壓頂門。

一念不忘天地德，寸心願報祖宗恩。卑人姓許名宣，字漢文，年方二十三歲，祖籍寧波府慈溪縣人氏，自幼隨父來到杭州，後因父母雙亡，遺下我姊弟二人。我姊配於李君甫為妻，姊丈現在錢塘縣捕快。蒙他薦我，到太平橋王員外藥舖中，去作夥計。承蒙員外恩待，與親戚無二。逢清明佳節，今安排祭禮，到墳塋前祭奠雙親。吾叫小二哥，與我挑了同行。

二人移步出門行，清明祭掃拜雙親。擺了祭禮忙點燭，深深叩拜母親墳。

紙陌焚燒忙收拾，打發小二早回程。不表許宣來遊玩，再言主婢一雙人。

那白氏一見許宣，暗暗思量，見他相貌非凡，口中輕語，若得此人結為夫婦，不枉我一番舉念之心。小青道：“娘娘，這有何難？待我略使小謀，邀許宣改日到我門中，與娘娘成其親事便了。”

安排巧計釣金鱗，白氏妙算不非輕。小青到底功程淺，那識其中袖裏情。

霎時四下烏雲起，斜風大雨溼衣衿。猛雨電電無處走，許宣思想討船行。

那許宣雖有雨傘，難以行走，忽見河內有小船，即便討了回去。那岸上小青叫道：“船家，你往那裡去的？可好搭船麼？”船家說道：“這船是相公獨叫的。要往錢塘門去的。”小青道：“天公如此大雨，我們女流之輩，望老人行個方便纔是。”那許宣說：“你二位大親娘，到那裡去的？”小青道：“我們到雙茶巷上岸去的。”許宣說：“二位大姐，就請到船中一同而去。”小青道：“多蒙美意，如此輕造了。但不知相公，府居何處？高姓大名？乞道其詳。”許宣說：“小生居住本城，姓許名宣，字漢文，現在太平橋王員外藥店中，幫夥為業。未知二位大姐，貴居何處？高姓芳名？乞道其詳。”那二人說道：“相公容稟。”

二人巧言起謀心，一旦相逢情義深。小青啟口說原因，祖居原是在嘉興。

先太老爺為武職，曾在潼關做總兵。可恨奸臣來作對，謊奏朝廷罪非輕。

說我老爺來謀反，私通外國洋匪人。君王聽信奸臣話，一道聖旨滅滿門。

夫人哭死歸陰去，逃出一位女千金。小姐從幼學了法，仙家傳授不虛文。

收拾金銀并衣服，逃出暫居來杭城。雙茶巷內有三載，伶仃孤苦少男人。

那許宣道：“原來是一位千金小姐！多多失敬了！”船家說：“太平橋到哉。”小青道：“動問許相公，你看雨點未除，到雙茶巷，還有好些路。你何不雨傘借我們一用？未知尊意若何？”許宣道：“這須些小事！拏(拿)去不妨。”小青說：“如此承情了！但是我家沒有男人的，只有主婢二人，無人送還。明日煩相公，到奴家莊上一走。”許宣道：“這也不妨。”當時分別而去。那小青到家，與主母說道：“那許宣必然早來。明日取傘，可將終身託付於他。但則(這)許宣，無有聘金，如何是好？”白氏說：“這有何難？”

妖法多端盜庫銀，群魔運動結婚姻。尖尖手執青鋒劍，口噴法水念咒文。

立召五鬼紛紛到，要往錢塘盜庫銀。盜了元寶二十個，搬運家內不留停。

次日安排來等候，卷內再表許漢文。回家一夜何曾睡，暗暗思量喜十分。

若得此女爲琴瑟，到是方正賢良人。

那許宣行到白氏門首，小青一見，微微含笑，隨即迎接進去。白氏見了，多生歡喜，說道：“請相公到裡面用茶。”許宣說：“有勞大姐費心。”白氏說：“相公請。”許宣道：“小姐請。”三人行至裡面，見禮坐下。白氏道：“昨日輕造寶舟，又蒙賜奴家雨傘，真萍水相逢，多蒙雅愛。”那許宣說：“只(这)些小事，何必挂心。卑人就此告退了。”小青在旁道：“許相公且慢，我家小姐，備得一盃(杯)水酒在此，請相公，休得見笑。”許宣說：“小生素無來往，怎好叨擾！”

一盃(杯)美酒酬傘恩，三人心內各留情。伶俐聰明小青女，酒筵頃刻備完成。

旁邊小姐來陪坐，小青勸酒甚殷勤。許宣飲過三盃(杯)酒，小青就此問原因。

相公呀，令正夫人可配納，年庚日月幾時生。許宣即便回言答，卑人虛度廿三春。

巳酉月令辛未日，日是酉時生我身。不幸爹娘早去世，家寒尚未結成親。

只有一個同胞姊，許配君甫本城人。小青聽得將言說，與我小姐同年生。

白氏聽了紅粉面，難違佛令報恩情。我家小姐孤單女，父母雙亡少至親。

男人無室非爲貴，女人無夫苦連心。一對鴛鴦成配合，小姐年少你青春。

相公不必來推卻，兩全其便好完姻。

那許宣聽罷說道：“大姐，你說那裡話來！小姐乃是千金貴閣，怎好相配。”小青說：“姻緣本是前生定，五百年前早結成。與你令姊商議，休得錯過。”許宣道：“多蒙大姐見愛，豈不惶愧。但小生六禮未成，如何是好？”小青說：“有何難處？相公你且少坐，待我與你去料理端整。”那小青進內，與白氏說明，即取元寶二個，手巾包好，雙手送與許相公。說道：“我與小姐說明，今有元寶兩個，你拏(拿)回家去。與令姊商議，擇吉行聘，完其花燭。”許宣說：“煩勞大姐轉言，如此小生告別了。”

擅娶醜婦不應該，無義之財禍即來。贈他元寶非好意，官府聞知要受災。

許宣受罪被凌(凌)辱，四處捕快速究災。縣官失庫多著(着)急，這段姻緣活拆開。

素貞聞聽外人說，招指輪流細算查。幸得官府多清正，輕輕罪名無凶災。

夫妻異日重相會，怯受虛京(惊)無禍災。

那白氏道：“我一時錯見，不該將元寶付他。幸得官府清正，相公無非受了驚慌。但數上我與他，異日相逢。”又說那李君甫，一日見舅有庫銀，去稟老爺：“賊犯原贓有了。”知縣道：“現在何處？”君甫說：“他姓許名宣，是小人的妻舅。”知縣道：“你這狗才，想是無處查察，將你妻舅前來搪塞！取夾棍過來。”君甫道：“老爺實是真情。小人看見他元寶兩個，有仁和縣火印三個字。”那知縣叫許宣上來，說道：“我本縣看你一貌堂堂，不相(像)匪類。你只(这)元寶從何而來？必須著(着)實講來。”那許宣將細底根由，細細說明。那知縣便問衙役：“這雙茶巷，是誰家的宅眷？”衙役稟道：“啓老爺，當初是吳王府基地，今聞常有妖怪出入，現是無人居住。”知縣聽了此話，即發硃簽一支，點了十名差役，速拿妖怪，到本縣審明發落。“是”。

公差遂往雙茶巷，大門閉了無一人。舉手敲門無人答，一齊搥打到高廳。

觀看嬌(娇)女人兩個，好似仙女下凡塵。這般衙役多觀看，小青就此說元(原)因。

那小青道：“你們好生大膽無理，我乃宦家之女。打毀牆門而進，該當何罪？”衆說：“吾們今奉本縣大老爺，特來拏(拿)你二妖候審，衆朋友動手。”

二妖閃過就遞行，一道火光無處尋。衆人停看多時走，果然兩個是妖精。

只見房內有木櫃，抬到堂上看分明。就稟知縣登堂坐，要看櫃內有何因。

那知縣即時坐堂，看內并無別的物，只有元寶一十八個，查還庫銀不少，庫銀仍舊入庫。即便分付許宣：“你還昏迷不醒，我想你若在此地，其罪難免，況且妖魔，必要害你性命。本縣將你發配姑蘇，以免此禍。”許宣說：“多謝大老爺！”

清官判斷不虛名，多愛黎民恩德深。文書發到姑蘇地，充軍三載許漢文。

書上不寫軍犯罪，不過避宅保安寧。君甫回到家中去，將情說與大娘聽。

大娘聞聽心中怒，便罵夫君沒良心。全無仁義心腸毒，獸心人面不成人。

越思越想紛紛淚，哭聲怨聲好傷心。君甫即便將言說，娘子休得淚紛紛。

如今發配蘇州去，三年罪滿就回程。大娘不聽夫君勸，終朝啼哭淚淋淋。

“老生積德不損塔前草，修福栽培心上花。老夫王重義，聞知許宣遭此大禍，急急趕到縣前。”見了許宣，便問：“許官人遭了大禍，老漢好不傷心。幸得官府清正，不致受辱。你若到了姑蘇，老漢有一好友，名叫吳兆芳，他住在詹珠(专诸)^①巷藥行內，爲人最有情義。我與你手書一封，你的受屈之事，細細說明。他見義字，必然重用與你。我又有數兩銀子，送你路上使用。若到彼地，隨即帶一回信，免得老漢挂念。還有一兩銀子，送與這位大哥買酒。”許宣道：“多謝員外。得此重禮，此恩何日可報，小生就此拜別了！”

許宣行到姑蘇城，藥行投遞送書文。員外見字忙留住，備得酒席好看承。

欸待許宣多恭敬，接風酒席排高廳。二人飲酒談心曲，小使(厮)^②前來說原因。

“啓員外，有二位裙衩，在外說是相公的家眷，前來會的。”員外說：“待我出去看個分明。”我聞他說什麼妖怪，只見兩個女子，生得千姣百美之容，閉月羞花之貌，輕盈體態，品格端莊。那小青見員外出來，上前見禮道：“員外有禮了！”員外說：“豈敢！請問二位小姐，到此有何貴幹？”小青道：“聞得我家主人許相公，在於府上。一則前來拜望員外安人，二則前來找尋家主。”員外說：“請二位小姐請進。”那白氏與小青，同員外進內，被許宣看見，說道：“員外，你叫個妖怪進來則甚？”員外說：“許官人，你也不必驚慌，我想青天白日，有什麼妖怪？內中必有个原故。你二位且請坐。”那二人說：“員外、相公，且請聽奴家一言相稟。”

相公吓，方知松柏能，事難得見丈夫身。奴勸官人休疑慮，想必前生冤孽深。

贈你百兩花銀子，只爲花燭結成親。不想庫中失了盜，君甫一見起惡心。

先君在日爲官職，擢用軍前皆庫銀。每錠元寶皆有印，各府知且盡知聞。

知縣見寶兇心起，不問情由定罪名。將你發配姑蘇地，奴家日夜不安寧。

我同小青無良策，收拾金銀到此行。非是奴家無臉(廉)^③恥，只爲終身大事情。

不料官人生邪念，反說奴家是妖精。奴也不願成夫婦，甘心落發(髮)去修行。

從今與你來分手，自己保重莫傷心。奴去修行非爲別，但願夫主壽命存。

今世夫婦不成對，重修來世結婚姻。白氏說到傷心處，紛紛流淚溼衣衿。

員外聽得悲哀處，即時又來說分明。

那員外叫許官人：“世上哪有這樣賢德的女子！如今話已說明。”叫小兒到船中，將許大娘

① 苏州有专诸巷，至今犹存。苏州话“詹”“专”同音。

② 据文义，似应为“小厮”。苏州话“使”“厮”不分。

③ 苏州话“脸”“廉”音近。

的行李挑到居中，又叫院君陪客。安人說：“老身早立屏風後多時。”那白氏與院君施禮，分賓(疑脫“主”字)坐下。安人道：“老身在內，只聽你大娘如此賢德，更有才有貌。那許官人，你也不可悞(誤)聽讒言，生疑錯怪。大娘你也不要見怪他們，他是後生之家，受了這番冤屈之故。如今事已說明，你二人行個團圓完敘之禮。”員外又對院君道：“今日却是龍德紅鸞，天喜吉日。我二人作主，就在我家洞房花燭。”許宣說：“承蒙員外，恩德如山，勝如重生父母。在府耽擱幾時，與妻子商酌，欲開一片藥鋪，煩老員外留心，尋處店屋，未知意下如何？”那員外說：“許官人要開藥店，都在老漢身上，與你料理便了。”

員外夫妻好片心，即忙料理不留停。挂紅結綵將燈點，高廳懸掛壽三星。

樂人吹打笙簫笛，琴瑟調和鼓樂聲。參天拜地完花燈，傳紅送入洞房門。

夫妻恩愛如魚水，一家和樂女千金。素貞做事多要好，思前想後為調停。

那白氏成親兩月有餘，遂取出白銀三千兩，與夫君商議道：“二千五百作為藥本，三百以作零用，這二百酬謝吳員外，以併花燭之事。”

許宣聽了事言因，便差二個傭工人。將銀送到高堂上，酬謝員外大德恩。

承蒙照看多情重，夫妻感恩挂在心。員外見銀多推却，不肯輕收說多文。

員外道：“你二位在我寒舍，多有待慢，何勞費心，怎好受賜厚禮。煩許官人轉謝大娘。請問許官人，未知擇於何日開店，所有一應小事，都是老漢料理便了。”

許宣即便回言答，明日午時進店門。夫妻開張忙三日，廚房酒席辦完成。

就請員外夫和婦，許宣夫婦拜謝恩。承蒙款待收留我，周全夫婦一雙人。

此恩此德難圖報，但願二位壽命增。

那員外二人說：“我們如此多謝了！”與許宣夫婦告別而退。白氏說：“員外、安人慢慢而去。那許宣酬謝員外之後，藥鋪生意到也興隆。來到端陽之節，話說許宣，自己搬了火盆上樓，見妻子有些不欲，說道：娘子起來，待我到廚房取酒來，與你慶賞端陽。”白氏說：“奴家本該奉陪，乃因身子懶倦，你自到店中去飲便了！要儘主人之禮，容人之量，不可輕慢他們。”那許不答，隨即下樓。將酒搬到樓上，擺在桌上。“請娘子出來，我與你寬飲幾杯。不要負我夫了！”此刻正當午時，白氏被許宣苦勸不過，心中煩惱，無奈只得勉強起來。許宣斟了一杯雄黃酒，雙手送過，那白氏飲了半杯，實情酒氣太凶，又被他苦苦相勸，只得將酒幹(乾)了。又那許宣下樓，與眾人暢飲去了，白氏吃了一杯雄黃酒，腹內猶如刀割一般，傷了胎氣，遂即墮下胎血，被血光一沖，就將神光掩不住了，以(己)露出原形，化為白蛇，盤繞床中。忽那許宣，往店中，與眾人飲酒席散，心中想到有病娘子無人服侍，待我上樓看望。

許宣移步上樓行，來到床前叫一聲。連叫數聲無人答，揭開羅帳看分明。

不見妻子多姣女，一條白蛇好驚人。身軀長大盤牀上，頭大如斗眼銅銅。

美貌花容全不見，魄散魂消胆顛驚。大叫一聲就跌倒，手脚如冰就歸陰。

小青聽得樓上響，隨即上樓看動靜。只見官人死在樓，手足如冰臉鐵青。

揭開羅帳來觀看，那曉娘娘現真形。官人嚇死歸陰去，全然不覺半毫分。

且說小青向白蛇頭上，搭了幾下，叫了幾聲娘娘，那白氏復了原形人相。小青說：“娘娘你修了一千七百餘年，功行浩大，為何現了真形？你的功程，到那裡(里)去了？白氏同小青兒說：“我被官人逼喫一杯雄黃酒，傷了胎氣，露出原形。幸得我功程浩大，不然性命難保了！”

小青道：“娘娘既要出現，本該叫我前來，關了房門，後可現得。如今官人被你嚇死，如何是好！”白氏聞言，起身一看：“阿呀，官人呀官人，這便叫奴家如何是好！”小青說：“娘娘且慢悲哭，再行計較相救。誰是。”

素貞啼哭淚紛紛，看了官人這樣形。方纔勸我來飲酒，為何死氣不還魂。

前生蒙你來相救，故而今世報你恩。奴家為你遭魔難，三番幾次受苦辛。

今朝只為雄黃酒，禍孽皆因自來尋。叫奴怎生來救你，可憐看你好傷心。

小青開言來相勸，商量計策去救人。想你修煉功程大，可取仙草做救星。

素貞聽將罷(疑应为“罷將”)言說，小青說話欠聰明。凡間那有仙丹草，走遍(遍)天下無處尋。

仙草南極宮中物，九死還魂再得生。小青聽了如此話，思往南極最難辛。

小青說到南極宮中，想有鶴鹿二童，把守洞府，十分利害，如何去得？白氏道：“我要救官人的性命，只就判(拚)命前去。但願平安無事，回來可有相逢會面。倘被鶴鹿二童擒住，不但官人無救，我命也是難逃。阿呀，官人吓，這是我害你的。有(又)道青兒，你將官人擒入牀中。快快取水來，待我沐浴，改換衣裙。即速挂起觀音大士佛像，我往南極宮中，去取仙草，你與我點燭焚香起來，待我虔誠祝告，還望觀音大士，保佑我與夫君纔是。”

一心要救親夫君，那怕千山萬水程。周身換了新衣服，頭戴一頂妙常巾。

肩背兩把青風劍，玉手尖尖拏(拿)拂塵。將身跪在蒲團上，一番視(祝)^①告意虔誠。

回身又把青兒叫，用心看守許官人。但願此去無災難，一路順風保安甯。

若是外人嚼(盪)問你，只說有病在床存。

那素貞身駕妖雲，到了南極宮中，見鹿童橫睡宮門，只得飛身而進。往四處觀看，只見庭前有一枝仙草，大如官斗，高有三丈數尺。周圍綠葉叢叢，頂上開一朵紅花。花開五色，燦爛異常，祥光閃閃，端(瑞)^②氣騰騰。一月開一朵，每月生葉一片，若逢閏月，多生小葉一片。初一開花，月盡花卸，故而老翁收藏此花，傳送仙家。此花吞入腹中，有長生不老，兼且九死還魂。此刻白氏想道：“此處宮中仙草，只有一枝，諒必就是。”即忙飛身上去，不敢多取，摘了兩片花葉，放入懷中，異香噴鼻。那白氏行至洞口，飛身而去。不料鹿童睡夢之中，忽然驚醒，即便喝道：“你是何處妖魔？敢入洞府，私盜仙草。該當何罪！”白氏說道：“奴家乃是黎山老母之徒，奈因丈夫有病，命在傾(頃)刻，凡間沒有仙草可救，特到此處來求仙草。祈老翁不及回來，見大哥未醒，不敢驚動，故而奴家大膽進去，取了兩片花葉，原是有，還望大哥早發慈悲。自古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還望鹿哥行箇方便！將情由告稟老翁，諒必有憐憫之心。”此刻白氏苦苦哀求，淚如泉湧，鹿童見他如此悲哀：“既然要救丈夫性命，快快去罷。”白氏道：“多謝大哥！奴家就此告別！”鹿童說：“恐防鶴哥回來，難以脫身，快些去罷！”你看白氏叩謝而去，猶如脫籠(籠)之鳥，即便飛身駕雲去了。

白氏此刻放寬心，求取仙草出宮門。只見先凶後化吉，急歸家中救夫君。

鶴童在後高聲叫，何處妖怪到處行。白氏即便回言答，心中嚇得膽顫驚。

身在雲中站不定，現出原形跌下塵。鶴童見了心歡喜，從來永不見葷腥。

開張大嘴來飛過，白氏性命難逃生。此刻危急如何好，未知何人救殘生。

① 形近而誤。

② 形近而誤。

且說白鶴，修了數千年，見他粗大的白蛇，心中大喜，張開大翼，欲要前來吞吃。不料那老翁，四處觀看，不見鶴童，隨即別了眾仙，出了洞府，雲頭觀望。善哉善哉，吾若不救待等誰來。吾以(己)早知白蛇盜取仙草，故差鹿童守洞府，命鶴童隨我赴會。正與眾仙翁講經說法，霎時不見鶴童，猶恐去傷白蛇，他與許宣日後有證果之時，豈有不救之理？不免駕起祥雲，追上相救便了。

仙尊辭別老仙翁，駕起祥雲追鶴童。白蛇正把原形現，鶴童思想下喉嚨。

老翁即便高聲叫，不可無理太行凶，放他回去將夫救，動靜安心要放鬆，

童兒聽得無可奈，收心忍耐不行凶。

那老翁說：“這白蛇，他與許宣有夫婦之分，他丈夫驚死在樓，故到我宮中，盜取仙草，去救丈夫性命。你且隨我回去，日後是(自)^①有收他之人。”那曉這條白蛇，被他嚇倒在地，還未醒轉。那仙翁將柱杖，挑將起來，說道：“你不必驚慌，好快快回去，救你丈夫性命。”只見他攸故(悠悠)蘇(苏)醒轉來，依舊化了人形，叩拜仙尊而去。

仙尊早知他事情，豫(預)卜妖魔救官人。白氏蘇(苏)醒還魂轉，叩拜仙尊救命恩。

素貞此時雙流淚，越思越想苦傷心。倘若仙翁遲一刻，我的性命活不成。

多蒙大士來救護，救苦救難觀世音。素貞想到傷心處，淚如泉湧溼衣裙。

白氏途中多說話，再說姑蘇一小青。娘娘去了多日久，因何還未轉家門。

小青想到傷心處，眼滴(泪)汪汪兩淚淋。回身便把觀音拜，雙膝跪在地埃塵。

伏望大士有靈感，保佑娘娘轉回程。忽聽一陣怪風響，異香噴鼻好驚人。

想是主母歸家轉，忽聞窗前叫小青。

那白氏來到窗前，按下雲頭，叫聲小青：“我回來了！”小青聽聞，果然娘娘到了，即便開門請進主母，問道：“娘娘容顏為何這等光景？”白氏道：“我受盡了多少魔難，死裏逃生，幾何不能與你會面了！”隨時來到大士跟前，焚香點燭，拜謝一番。忙到牀中，來看官人，叫一聲：“官人吓，奴家往嵩山，受盡了多少苦處，幾何性命難存。幸得大士保佑，今日取得仙草回來，特來救你還陽。”說道：“小青，你快去燒水！”即將仙草，付與小青，手中拏(拿)著仙草一看，說道：“果然是仙家之物。”即忙煎好，交與娘娘。那白氏拏(拿)了仙丹，叫小青說：^②“且慢！娘娘，我想往日間疑慮我等妖怪，今現出真形，被他看破，嚇死了他。若還醒轉來，必然疑我二人，將何言語回答與他。必須要想箇計策纔是。”那白氏逐(遂)^③取出一條白汗巾，放在樓板上，口中念動真言，噴了一口法水，變了一條白蛇，取過寶劍來，就將他斬了七段(段)。說道：“此計甚好麼？”青兒道：“娘娘好妙計。”二人走到牀前，挂起羅帳，“青兒你將官人扶起來！”白氏將仙丹呷了，哺入許宣的口內，只見攸攸(悠悠)蘇(苏)醒轉來，臉上漸漸紅起來了，說道：“吓呀，真真嚇死我也！”白氏道：“謝天謝地。”就叫“官人蘇(苏)醒，妻子在此救你。”許宣尤(犹)是在夢中一般，睜眼一看，只見兩箇妖怪，說道：“你們與我快快出去。”白氏說：“官人休得如此，奴家趕到峨嵋山，拜求師，那黎山老母，付與我九死還魂仙草，故此急速趕回，救你的性命。若說這條蛇，如今還在天井裏面，我已將他斬了七段(段)，你若不信，官人你可去看了一看。便知明白了。”許宣道：“我却不信，待我進去看來。”白氏說：“官人看仔細。”那許宣走下床來，一人

① 苏州话“是”“自”同音。

② 此处有误，下面应是小青的话。

③ 形似而误。

扶定了他，走到天井一看，纔得放心。說道：“果然不差。”即叫工人搬出去埋葬(葬)，叫聲妻吓：“卑人若沒有妻子相救，怎能彀(够)再有會面相逢之日！”白氏道：“官人外面有風，到房中安睡罷。且慢慢將息。”

許宣此刻且安身，叫聲娘子美千金。感你深恩情義重，自己不顧救我身。

承蒙去求長生草，千辛萬苦有路程。待我還花並復舊，拜謝賢妻大德人。

素貞開口將言說，官人不必挂在心。夫妻不比尋常女，搭救夫君理應該。

從此夫婦多和睦，夫唱婦隨甚慇懃(殷勤)。伏望神天來保佑，百年皆老壽延增。

話說白氏，算定陰陽。一日晚上，與小青到洋(揚)子江中，將客人的一隻大船，有三百擔檀香攝來。那第二日，便叫工人，到河邊把檀香盡行搬至店中。那客人號淘(啣)大哭，要投江而死。幸得金山寺法海和尚相救，贈了銀子，付與客人，以作盤費回家，那客人拜謝而去。又講那法海和尚，隨叫徒弟，到許宣藥鋪中，鳴魚募化。

許宣啟口前來問，上前就把老師尊。動問寶寺何方地，沿街募化為何因。

僧人稽首將言說，開口便把相公稱。要裝五百阿羅漢，善才龍女與觀音。

俱要檀香來雕刻，功程浩大獨難成。貧僧募化有一月，未曾遇著善心人。

許宣聞德寶寺，那是先朝古跡，為何沒有官府鄉紳護法。僧人道：“蒙師父之命，不可輕開緣簿，要遇有緣之人，獨助成功，方戶(疑应为“可”)開簿。”那許宣想道：“五百羅漢，與觀音大士，都要檀香雕刻法身，此那功程非小。那有這樣大施主。”僧人道：“若遇作(着)有緣善士，能得喜助檀香三百擔，就可成功了。”那許宣想道：要銀子艱難，今說檀香三百擔，現在有撈來之物。我家在此，總是無義之財，要他何用。若得捨在金山寺中，雕裝佛像，豈非大大一箇功德？本要先對娘子說明，猶恐他不允，時今先將檀香我一人獨開緣簿，後與娘子再可說明。

指尖舉筆落落成，字字行行寫分明。上寫祖籍寧波府，慈谿(溪)縣人許漢文。

喜助檀香三百擔，雕裝羅漢與觀音。祈求家門多吉慶，夫妻康健得安寧。

但願佛光來普照，夫妻延年福壽綿(綿)。僧人見了心歡喜，叩謝施主好慈心。

種種福田功德大，兒孫世代做公卿。僧人作別回山去，許宣移步上樓行。

將情說與娘子聽，白氏聞言吃一驚。若說檀香三百擔，估值足價數千銀。

錢財難得非容易，豈可輕意送僧人。許宣即便回言答，娘子你且聽緣因。

只為觀音並羅漢，俱要檀香雕佛身。我想賢妻多好善，故而抖擻(胆)發慈心。

今生相貌多端正，皆是前生裝佛身。夫妻好善休懊悔，皇天不負善心人。

素貞聽了微微笑，作事還須三思行。喜捨必須從寔(實)地，虔誠佛道不虧人。

不宣夫婦多和諧，再宣僧人進山門。緣簿送進禪堂內，禪師一見笑盈盈。

暫停數日將山下，搬運(檀)香進寺門。照數無差三百擔，擇日興工動雕人。

今年四月初三日，次年三月已完成。擇定四月初三日，巳時開光請帖勤。

第一先請大施主，捐助檀香許漢文。現在官府都請到，又請檀越眾鄉紳。

開光吉日多熱鬧，陸續紛紛進寺門。白氏預先來知道，拘禁官人少行程。

許宣蒙僧多誠請，一心要往金山行。窺探前後無人在，瞞過妻子逃出門。

許宣到寺來參拜，禪師留在後堂存。午齋已畢皆散去，許宣作別要回程。

禪師緊緊來留住，總然不肯放回程。

且說法海和尚，對許宣說：“你本是佛門弟子，因何落在妖魔之手？況端陽節，露出原形，被你看見。汝今到此地，不必回去。”許仙說：“我家妻子，多有法術，請老和尚快快放我回去，倘多留時刻，他二人趕到寺中，豈不害我啣(淘)氣？”法海說：“許官人，你拜我為師，削髮為僧，免受擾害。”又說白氏不見丈夫歸家，即便手輪陰陽，叫一聲：“青兒，不好了！官人在金山寺，被法海留住。說我二人是妖怪，不肯放他回家。如何是好？”小青道：“這有何難！我與你二人，趕到寺中，接小官人回來，就好了！”那二人遂化一隻舟船而去。

一雙主婢出門庭，一心要去接夫君。肩背兩把青風劍，要與法海定輸(輸)①贏。

來到金山忙上岸，急忙移步上山林。小青上前叫師父，煩你去請許官人。

那白氏與小青二人行到大雄寶殿，上前叫聲：“老和尚，我聞丈夫許宣，在你寺中，因何將他留住，快快叫他出來，同我們回去。”那法海道：“你的孽障呀，許宣乃是佛門弟子，被你二妖迷戀，不該害他，好今在此落發(髮)為僧，不能回去了。”白氏就說：“老和尚，此言錯矣，我官人既要出家，也該回家一轉，囑託家財妻小，然後再來出家未遲。今日將他留住，強逼出家，活拆人家夫婦，斬絕許氏宗枝，豈是出家人所為了麼？”

白氏哀哀求老僧，快快放出我官人。許氏單傳無後代，斬宗絕嗣斷人倫。

還望禪師生憐憫，慈悲開罪放回程。和尚全不來理問，全然不睬(睬)半毫分。

白氏幾次哀求告，忍氣吞聲賠小心。說到傷心求懇盡，一時無名火燒身。

妖僧禿驢高聲罵，枉作修行念佛人。好好將他來放出，萬事全休饒你們。

少刻遲延難活命，剝你肉醬化灰塵。

那白氏、小青二人，三番兩次，苦苦哀求，有些忍耐不住，高聲叫道：“你這禿驢，怎麼全不回頭，毫無惻隱之心！”說道：“青兒呀，我與你殺他是了。”二人掄動雙劍，那法海即命徒弟，使動九龍禪杖相迎。只(這)禪杖乃是佛門中的寶，掄動起來，有天神下降相助。

禪師奉佛收二妖，妖法那有佛法高。虛空降下諸神將，金盔金甲逞英豪。

青白二妖多利害，一腔邪氣怒沖高。合寺僧人多慌亂，個個心中胆魂消。

差遣水族妖魔怪，蝦兵蟹(蟹)將眾小奴。一時運動長江水，汪瀾湧起波濤。

生靈巨萬遭水厄，大數註定斷難饒。合府居民遭了難，二妖造孽罪難逃。

合寺眾僧俱來報，水滿山寺浪滔滔。禪師就把袈裟脫，罩住山頭水漸消。

霎時浪靜風波起，江水歸源絕波濤。誰知一道毫光起，托塔天王鎮白妖。

揭諦手執降魔杵，現出魁星擋住了。禪師心中暗暗想，方知袖裏細根苗。

文曲已歸蛇腹內，待等分娩再收成。

那白氏叫聲：“青兒呀，前面盡是洋洋水屋，宙田莊，無處尋找。與你快快化隻小船，搖了回家。收拾金銀行李，即速逃往杭城而去罷。奴聞姑娘賢德，且往他家安歇。不想今日，我與你出了這場醜事，不來尋他到也罷了。”小青道：“娘娘事已如此，不必懊悔，且到杭州姑娘家中，另行計較便了。”又(有)②那許宣在經樓上，心中悲戚，去見法海和尚說道：“我許宣因見你徒弟下山募化，吾以生了惻隱之心，獨開緣薄，成汝勝事，只望永保平安。不想被老和尚請我到寺，逼我出家，將我夫妻拆散，不能完敘。”想到其間，十分悲戚。那法海答道：“既然如此，老僧不來留你。汝還有孽緣未滿，不好與你說明。待等分娩之後，再來

① 形似而誤。

② 苏州话“又”“有”同音。

敘話。今日你妻子，往武林而去，你可到西湖斷橋相會便了。”

禪師送出山門地，略使小術用心苗。與他駕雲雙眼閉，一陣順風虛空繞。

不知不覺乘雲端，方知禪師法力高。不消一個時辰後，立下雲頭是斷橋。

那許宣開眼一看，說道：“原來是的斷橋。這也奇了，我記得法海之言，叫我斷橋相會，待我等他便了。”

許宣坐定心中惱，思想妻子淚波濤。金山到此程途遠，一刻時間到此橋。

佛法神通廣無邊，希奇古怪好蹊蹺。許宣暗想佛法大，忽見前面小舟到。

船中女子來上岸，原是娘子到此橋。只見許宣橋上坐，青兒一見怒氣高。

即忙報與娘娘知，白氏聞言兩眉跳。冤家為何先在此，何不最早萬事消。

那許宣遂即上岸，叫聲：“娘子呀，今日天遣重逢，順風而來。累及娘子辛苦，乃卑人之罪。”

白氏道：“官人呀，往日間何等告知與你，叫你不可出外。你因何瞞了我主婢二人，私往金山寺中，被妖僧纏住。豈不累及我主婢二人，與他一場爭殺，幸得他有法術，故不傷他性命。他說你要回(据文义，应为“出”)家，不願貪戀紅塵。你既愛空門，何不早與妻子說明，免得與他做(作)對。如今天降大雨，淹死無數民物，我今回到店中，家無一物，盡付東流，才得撈些金銀，來到杭城。但為你們三番兩次，受盡多少魔難，全不怨你？”又問青兒：“這是何處地方？”小青道：“娘娘，此是斷橋相會了。”

素貞此刻怒生嗔，紛紛流淚哭傷心。算來男子心腸惡，忘恩負義無情人。

許宣開言忙相勸，賢妻不必淚淋淋。只為僧人禍根起，佛相開光把我請。

不料和尚心腸惡，苦苦將我留住身。與妻結髮有三載，怎肯將你一旦分。

每日與他來爭執，才得放我轉回程。叫我站立雲端上，頃刻來到斷橋臨。

想今大水淹人死，虧僧感應救我們。小青就把主母叫，官人言語不差分。

原是老僧救他活，不然淹死大水濱。我想此事天排定，留得我們命三人。

若然不到金山寺，決然性命也難生。不是僧人使巧計，那得指引到山林。

想是大士來救護，保佑我們三個人。不枉官人行善事，積德總有神感應。

那許宣聽了小青之言，叫一聲：“小青，言語到也說得不錯。若無觀音大士保佑，不到金山寺，我們性命也是難保。”白氏笑道：“如此說來，奴家錯怪你了。官人休得見氣。”許宣道：“娘子，我與你夫妻情分，有何見怪！今日重逢相會，豈不歡悅！”白氏說：“事已如此，官人，我們往何處棲身？”許宣道：“娘子，我三人同到姊姊家中，暫住幾天，再尋房屋。”船以(已)住埠，許宣先到李君甫家中見姊姊，說過一番情由，即叫轎子，前去迎接主婢二人，並行李鋪蓋，挑到許氏家中。大娘出外迎接，至中堂見禮已畢，分賓(疑脫“主”)坐下。白氏道：“不瞞姑娘說，奴家與你令弟，到了姑蘇，將近二年。開張藥鋪，積些銀兩。目下只因天降大雨，城池淹沒，店中貨物，盡付東流。幸得神天保佑，逃出性命，為此收拾金銀行李到此，意欲與姑娘一門居住，寔(實)是見笑。”許氏大娘道：“弟婦，你說那裡話來？多蒙你與我弟成家立業。那蘇州吳員外，常有信來，並王員外處，書信中常說你弟婦十分賢德，今日一見，名不虛傳。只因我弟受屈，分別之後，奴家朝夕挂念，今日幸得重逢，寔(實)為可歡喜也！”

許氏開口將言論，弟往姑蘇痛傷心。自從與弟分別後，時時刻刻挂念生。

時逢年去中秋節，多蒙員外通書信。幸得蒼天來保佑，今朝骨肉再相親。

許宣即便將言說，累及姊姊常挂心。幸得賢妻多見識，開張藥業積金銀。
花銀積了數千兩，今朝天賜轉家門。白氏又欲開言說，多感姑娘費心情。
我破家財多磨折，遇難呈祥逢好人。今朝夫婦歸家轉，骨肉完聚情義深。
小青在旁忙開口，我主前番受屈情。姑嫂雙雙皆得意，說得投機各稱心。
君甫料理忙碌碌，尋其房屋可安身。擇了吉日進新屋，兩家同住便安甯。
日間姑嫂同作事，晚來各自轉家存。僮僕丫鬟買幾個，廳堂大屋高牆門。

那許宣自從回轉杭州，約有數月之期。時逢中秋佳節，那桂花開放，將酒宴排列後園，飲酒賞月。李君甫與許宣一桌，白氏大娘一桌，俱各閑談。那白氏道：“姑娘，我與你同月懷孕，倘若各生一子，乃萬全之喜。若還生下一男一女，我與你指腹為婚，豈不是親上加親，承立兩家香火，未知姑娘心意如何？”許氏說：“不瞞弟婦說得，我亦早有此心，正與兄弟說過，尤恐弟婦不允。”白氏說：“正是同心合意了！”

白氏暗暗歡喜生，了却平生一片心。後嗣倘得身榮貴，兩家門戶受皇恩。
許氏大娘忙開口，賢哉弟婦聽原因。若能玉殿傳金榜，榮宗耀祖顯門庭。
小青求神並問卜，姑娘懷孕女釵裙。昨夜三更得一夢，張仙送子到我門。
主母爭先雙手接，嬰兒喜歡笑盈盈。醒來却是南柯夢，娘娘必定產兒嬰。
將來一舉成名日，帶挈丫鬟一小青。白氏十月來滿足，嬰兒腹內翻轉身。
這般指腹如刀割，上天入地也無門。小青在家來扶住，口咬青髮痛殺人。
文曲星官來下降，張仙送子到門庭。多少神祇來護衛，手提毫筆現魁星。
素貞分娩將兒產，許氏產女同日生。那時兩家多歡喜，傳宗接祖耀門庭。

那白氏對許宣道：“我臨產之時，夢見蛟龍纏身，將嬰兒取名夢蛟。”又(有)那許氏大娘，全(同)日生下一女，取名碧蓮，兩家好不歡喜。不覺光陰如箭，滿月已到，那姊舅二人商議剃頭，整(准)備酒筵，待明日祀神請客。到了五更，那白氏心血來潮，即忙掐指一算，說道：“哎呀，不好了，今日我的災難到了。應在官人之手。呀，官人，此刻天色未明，為何如此起早？”許宣道：“今乃孩兒剃頭吉期，恐有賀客到來。”白氏說：“若有客來，有姑夫接待，你在房中，等我梳好頭兒，將孩兒穿好衣服，抱了一同下樓。好拜神聖祖先。”那白氏算定陰陽，遇害於許宣之手，所以留住丈夫，想挨過惡時。那傭人來說：“外面有客到來。”許宣道：“我來了。”白氏說：“你妻子在此等，望你即速就來。”

許宣出外來迎接，不想法海到我門。法海開口稱相公，你今作事欠聰明。

好一佛門真弟子，被你妻精傷殘生。今有盃(鉢)盂如來賜，物(疑应为“特”)來收伏你妻精。

許宣心中來思想，僧人做事起兇心。我妻如若妖和怪，與你無涉半毫分。
你今休得來尋事，拆我夫妻兩離分。小盃(鉢)量來何足懼，斷然難害我妻身。
將身站立房門外，忽聞裡面叫官人。你妻等望多時候，因何還不進房門。
許宣即便回言答，我立門外有來因。你在房中來等我，你夫難以進房門。
我若進來恐害你，只怕你們有災星。那知金盃(鉢)多利害，一道金光射進門。
忽然袖內來活動，一見妖氣就飛騰。白氏此刻心驚怕，白光透出頂梁門。
金白二光來鬥住，霎時金盃(鉢)化烏雲。大叫一聲擋不住，泰山壓頂重千斤。
許宣此刻心著(着)急，胆戰心驚趕進門。

那許宣見盞(鉢)盂飛進房中，罩了白氏發(髮)頂之上，那娘子大叫一聲：“阿唷，官人不好了！”

娘子被罩痛非輕，如來鉢盂重千斤。血光未淨算不准，午時錯算未時辰。

故而只防未時到，誰知却在午時辰。即忙就把官人叫，今朝與你兩離分。

那小青見了主母，這般形景，好不悲切，淚如雨下，無計可使，就罵許宣：“你个兇心之人，將我主母，如此行為，於心何忍！虧你下得這般毒手！我們如何肯饒放與你，不免與娘娘報仇雪恨，方消我胸中之氣。阿呀，娘娘呀！”

許宣真个心不好，虧我兇毒設心苗。這般行事虧你做，不念三載夫婦恩。

娘娘待你如珍寶，體心著(着)意與你好。小青想到傷心事，忙把頭兒搖一搖。

頭大如斗眼銅鈴，現出青稍蛇一條。許仙嚇得魂飛散，白氏盞內高聲叫。

官人休得來害怕，在我身邊且站牢。左手執住親夫手，右手把著小青叫。

蒙情多時跟隨我，情投意合勝同胞。勸你不必將他害，還須看顧小兒曹。

法海坐在書房上，還要害你命必彫。勸你快快逃生去，遲延一刻命難逃。

小青聽了娘娘話，拜別娘娘哭號咷。忽然一陣妖風起，紛紛騰空去路遙。

不言青蛇逃了去，再表白氏受煎熬。盞(鉢)盂罩住雙肩上，許宣看了好心焦。

連叫娘子無人答，全然不見我妻姣。法海坐在書齋上，一靈真性透雲宵。

金星羅漢祥雲現，奉佛前來收白妖。法海禪師來舉動，盞(鉢)盂懸空搖几搖。

頃刻落在樓版(板)上，白氏全身不見了。許宣此刻心悲切，咽喉無聲也難叫。

一時殞倒樓閣上，噎住喉嚨魂胆消(銷)。

禪師念一聲阿彌陀佛，將禪杖向地一頓，那白氏一時不見了。許宣手捧金盞(鉢)一看，只見盞(鉢)內，小小如燈芯的一條白蛇，叫一聲：“娘子呀，那金盞(鉢)有佛法無邊，是西方法寶，如何救得你出！此我卑人害你一死，豈不痛殺我也！”

許宣此刻寔(實)傷心，躑(頓)^①足搥胸兩淚淋。開言就把禪師叫，你今作事太狼(狠)^②心。

前生與你無冤仇，今朝害我寔(實)傷情。許氏大娘無知覺，丫環通報大娘聞。

大娘一見心膽碎，將身跌倒地埃塵。雙手捧持紫金盞(鉢)，啼啼哭哭淚淋淋。

這是誰人使毒手，害他頃刻就離分。許宣開口將言說，和尚前來起禍根。

那知盞(鉢)盂飛空起，罩住我妻現真形。許氏聽了一番話，開言罵弟太兇心。

你妻何等看待你，忘恩負義不良人。弟婦前生冤孽重，今生嫁你無義情。

那曉你是無情漢，惡毒肝胆太兇心。謀害妻子人間少，佛口蛇心不成人。

許宣叫聲親姊妹，須看同胞手足情。我害妻子無知識，可憐他死痛傷心。

許氏介面回言答，你今作事不聰明。你自妻子尚如此，何況同胞手足情。

今朝與你來斷絕，快刀劈竹兩離分。禪師聽聞將言說，大娘不必怒生嗔。

白氏不是凡間女，峨嵋修煉一蛇精。隱修一千七百載，變化一女來成親。

擾害民間多罪孽，金山水滿害生靈。我奉佛旨收妖魔，並無別意起兇心。

① 苏州话“躑”“頓”同音。

② 形似而誤。

白蛇賣卷下集

救度生靈捨百錢，酬謝夫妻有三年。冤孽已滿各分散，反累己身有罪愆。

那許氏大娘說：“你這妖僧，不守清規，全無慈悲之心。我弟婦與你前世無仇，今世無冤，你苦苦要害他性命，就是妖怪，與和尚毫無干涉。我想上蒼有好生之德，自今被你興妖作法，假設虛情，將他攝去。哎，妖僧呀妖僧，你起了只(這)等妄想！我想他乃是三貞九烈之女，豈肯從你！你却枉費了只(這)箇(個)念頭！我怎肯與你甘休！”那法海聽了這番言語，有口難開，被他罵了幾句也罷，叫聲：“女菩薩，你不須動氣，真假難以分辯，是故不信。你同我到西湖，待老僧放他，問個明白如何？”那君甫道：“不差。”就叫了幾乘轎子，許宣與大娘，抱了夢蛟，那丫鬟與眾親鄰友人等，一同而去便了。

同到湖邊住了行，雷峰塔前下轎停。禪師出轎來行走，金盃(鉢)放在地中心。

放出白氏一姣女，照舊一個美裙釵。皈依佛法心清淨，妖氣全無歸本真。

此刻那姑嫂夫妻，又同姑夫舅母，一等眾親與鄰居人等，齊來相見，各問因由。

大娘放口叫賢哉，訴說眾情淚滿腮。可憐兄弟良心黑，下此毒手害裙釵。

白氏此刻將言答，姑娘不必細疑猜。奴家不是人間種，却是四生一卵胎。

修煉一千零七百，酬恩報德到此來。與你兄弟為夫婦，積德續後產嬰孩。

奈何作事多荒亂，擾害民間有禍災。彌天大罪難逃避，違天逆理不應該。

水沒金山多害命，私攝檀香起禍胎。禪師奉佛身到此，不故(過)^①壓我地中埋。

佛心慈悲常救苦，並不欺心貪色財。

白氏勸姑娘：“不必掛念悲哀，且是放心，日後自有相會之期。方才被佛收伏，已歸佛門，摩頂受記。如今六根清淨，心歸正道，毫無邪念。”那大娘道：“在生一日，勝死千年。螻蟻尚且貪生，為人豈不惜命。”白氏說：“奴家並不身死。”

白氏聞言勸眾輩，大眾俱修佛蓮台。我今若不重修煉，焉能異日免三災。

奴身未死埋藏土，靜心修行敬如來。如今重整修行路，惟愿異日往蓬萊。

姑娘呀，餘無別事來託付，懇求撫養小嬰孩。此子若得身榮貴，方稱汝心喜滿腮。

夫妻有日重相會，官人不必挂在心。一番分付親托囑，親鄰辭別各分開。

那白氏叫官人：“你可問了佛爺，以曉得自己本來面目？奴今勸你回頭，早證菩提，你妻氏要分別去了。”許宣道：“娘子，你可回去否？”白氏說：“我既到此間，豈可再回。官人你也不必悲淚，同姑娘好生撫養孩兒，成人長大，接續香煙，傳留許家宗祠。”又奴問了佛爺：“但不知奴家，修到幾時，得成正果？”那法海答道：“你此時以後，必須修煉真心，除卻六根，戒棄三孽，待二十年後，就可位列仙班。若不改除性情，仍起邪念，任你西湖水乾，雷峯塔倒，江湖不起，難望超升之日。如此你且下去了罷。”白氏應道：“謹遵法旨。”那師將禪杖向下一頓，一聲喝開地府，唾(霎)時間地穴分開。白氏與一眾人等，分別一番，又托姑娘：“好生扶養孩兒，休得挂念，後會有期，我自去了。”法海將白氏鎮壓在雷峯塔下。許宣叫聲娘子：“卑人同去！”那禪師叫一聲：“許相公，你也不必悲傷，夫妻是(自)有相會之期。勸你及早修行，仍歸正道。老僧就此告別。”許宣無奈，與許大娘眾人，一同回到家中。又被姐姐辱罵一場，說道：“好端端一個賢能女子，虧你下得只(這)般毒手，你

① 苏州话“故”“过”同音。

於心何忍！”

大娘此刻重怒生，怨罵兄弟沒良心。你妻何等來待你，敬重夫主勝如賓。

好个賢德聰明女，三從四德有仁心。虧你兇心使毒手，傷害一命好女身。

鎮在塔底何日會，若要相尋夢中逢。你是狼心兇毒漢，何能得了好婦人。

許宣被姊罵得眼淚汪汪，含悲回轉房中。見了娘子手跡，淚如雨下。心中想道，我還在世間作什麼樣人，不如落發為僧，以修來世。隨即剪下頭髮，不免隱身出門而去便了。

七世修來墮紅塵，一朝出族歸原因。許宣剪髮拋家去，棄了紅塵去修行。

安心修道為和尚，隱在昭慶用苦心。自入空門無挂碍，參禪悟道甚心誠。

許氏抱兒樓上去，原(緣)何許宣不見形。將身行到粧台看，一見青絲淚紛紛。

只道兄弟床上睡，誰知落發(髮)去修行。大娘哭得肝腸碎，尤(犹)如亂箭射我心。

那許宣自從落髮為僧，在昭慶寺裡，苦守清規，堅心修道，不覺已有三年。一日忽然思想，欲要往各處雲遊，遂即拜辭眾僧，出寺而去。

許宣辭別出昭慶，離却西湖各處行。朝拜名山雲遊去，不分晝夜行路程。

忽然遇見禪師面，鶴髮童顏骨格清。禪師早識其中意，前來指引上山林。

許宣接到金山寺，鐘鼓齊鳴和眾聲。法號道宗方丈坐，禮拜金容皈大乘。

且說夢蛟，年登七歲，上學攻書，聰明無比，伶俐過人。一日書房，那先生不在，被眾書兄所說，夢蛟你是妖怪所生，反說別人為^①爹娘，全無知覺，好不害羞！那夢蛟聽了此番言語，並不回答。出了書房，回到家中，來問母親。許氏見兒回來，便說：“兒呀，此刻日未中午，因何放學能(恁)^②早？莫非先生不在書房？”夢蛟道：“孩兒有句不明白的話兒，特來請問母親。”大娘說：“有什麼不明白的話兒呀？說與為娘知道。”

夢蛟未語淚紛紛，將情稟告與母親。孩兒坐在書齋上，同窗書友欺我們。

說我不是親生子，還說妖怪生我身。根由說與兒知道，那個是兒嫡雙親。

大娘聞聽心中想，大罵書房眾學生。叫我何言來對答，只得開言假說清。

我兒休聽聞言語，一雙子女我親生。

夢蛟道：“他說話有因，怎說外人饒舌？”大娘說：“畜生呀！懷胎十月，乳哺三年，千辛萬苦扶養你箇不孝的畜生。你年今(应为“今年”)七歲，送你學堂攻書，望你成人長大，赴取功名，不枉為娘一番苦楚。你今聽小人之言，反來毀謗自己爹娘，我今不打，待等几時！”叫聲丫鬟，取家法過來，待我打死只(这)个畜生。夢蛟哭道：“阿唷，母親呀！”那大娘未曾打下，兩淚汪汪，二人大哭一場。

夢蛟啼哭跪埃塵，娘親何必怒生嗔。孩兒非聽聞言語，事到其間却有因。

既然兒是親生子，應該同姓不差分。嫡親父子不同姓，諒必其中有別情。

爹姓李來兒姓許，還望娘親說分明。孩兒情願甘受責，被娘打死也甘心。

大娘聽了只(这)番話，愈加悲淚越傷心。

那許氏大娘道：“另有一箇緣故。因你多魔多難，尤(犹)恐難以撫養，故而將你繼出姓許。”

夢蛟答道：“既將孩兒繼出，因何無有繼親來往？”大娘被兒說得不能回答，說道：“兒呀，休要在此講了。”

① 据文义，“为”似应为“无”。

② 苏州话“能”“恁”不分。

許氏被問不開聲，察聽言語觀動靜。欲言不語無計較，夢蛟跪倒地埃塵。
孩兒蒙感娘撫養，成人長大不忘恩。倘能有日身榮貴，鳳冠霞帔報娘恩。
誰人是我生身母，存亡生死姓何名。凡事須看孩兒面，萬望慈悲惻隱仁。
生養均是同一體，侍奉天年無二心。大娘啟齒開言罵，便罵無理小畜生。
親生父母怎為假，疑了爹娘是外人。你父未曾娶過妾，為娘結髮到如今。
娘的言語全不信，別人言語反為真。夢蛟聽說雙流淚，我娘全然不露形。
孩兒哀告全無用，不如出外去訪尋。今朝辭別親娘去，外面尋找我雙親。
若得蒼天生怜悯，骨肉相逢轉家門。倘然不見雙親面，孩兒伶(寧)死不回程。
撫養深恩難酬報，來生犬馬報娘恩。

那許氏大娘聽了他的言語，嚇得來魂不附體，連忙扯住說道：“夢蛟兒呀，你小小年紀出外尋訪何人？”夢蛟道：“孩兒逢人便問，若能尋著爹娘，一同回來侍奉，報答二位生養之恩。若然尋訪不著，孩兒也不回來奉侍了！”大娘想到，我若還不與他說明，必然出外尋訪，倘有不出(測)^①，豈不絕了兩家香火！只得叫聲兒呀，你不必悲傷，待為娘說與你知道便了。

我兒同往樓上行，從頭細底說分明。大娘開了三黃(簧)鎖，箱中取出畫像形。
許氏說指將兒叫，那邊却是你雙親。夢蛟即便來細看，眼淚汪汪暗思論。
水墨描畫兒和女，分明一對少年人。大娘開口將言說，我兒聽奴說元(原)因。
只恐兒聞心悲戚，鐵石人見也泪淋。你父祖籍寧波府，慈谿縣內是家門。
與我同胞親兄弟，雙親早亡在杭城。習學經營為藥業，相幫藥材數年春。
那年二十零三歲，姓許名宣字漢文。時逢清明正佳節，你父西湖去上墳。
途中遇見你生母，名姓稱為白素貞。出身不是凡間女，千年修煉白蛇精。
彼此情投皆意合，兩相情願結婚姻。你父家寒無金聘，你母相贈數百銀。
你父將銀去兌換，却被公差捉了行。庫中失竊真贓獲，出首堂前問罪名。

夢蛟道：“母親，這為何事？”許氏說：“兒呀，只(這)銀子是錢塘縣的庫銀，被你母親攝來。幸得知縣清廉，見你父親不似匪類，故而不動刑法。細細查問，你父親供出實情，老爺即叫公差弔你母親。他主婢二人，見公差一到，霎時躲化不見，故謂妖怪出名。後來老爺將你父親，充到蘇州，誰知你母親與小青丫鬟，早在姑蘇等候。”

你父發配姑蘇去，你母早去等候身。蘇州有個吳員外，仗義疏財好仁心。
勸你雙親同一處，重與花燭結成姻。新開藥店保和堂，生意興隆過光陰。
開店將來有數載，積有數萬雪花銀。金山和尚來募化，你父寫緣立姓名。
獨助檀香三百担，雕刻羅漢與觀音。功程圓滿開光到，請往金山起禍根。

夢蛟道：“獨助檀香三百擔，是個大大的功勞，何以反起禍殃？”大娘說：“兒呀，金山寺有一法海和尚，說你母親是妖魔，故而將你父親留在寺中，不肯放回。那時你母親聞知，與小青二人趕到寺內，接你父親回來。那和尚執意不肯，惱了你母親性子，就與和尚鬥起法來。”

滴水難起千浪瀆，粒火能燒萬家傾。忽然兩下來鬥法，居民殘害寔(實)傷心。
一郡生靈遭大難，只(這)場罪孽不非輕。後來夫婦回家轉，與我骨肉兩相親。
數月之間兒出世，歡天喜地得奇珍。正待我兒來滿月，親朋賀喜一齊臨。
法海和尚親身到，說你娘親罪孽深。金山水滿民遭難，違犯天條罪不輕。

① 苏州话“出”“測”同音。

紫金盞(鉢)孟如來賜，前來收伏你娘親。

夢蛟道：“母親後來如何？”許氏道：“兒呀，說也悽慘。那和尚金盞(鉢)孟飛入樓中，罩在你母親髮頂之上，傾(頃)刻你母親化現蛇身，被他收去。故我不是你親娘，乃是你姑娘。收你母親之時，我也不信，只道和尚妖法謫惑人心，怎肯與他甘休。後同了他到雷峰塔下，那法海將你母親放出，照舊化了人身，你母親與我情由，細細說明，故而我已明白，纔得饒放禪師。

我今是你姑娘身，與你姪兒兩相稱。蒙你母親來託付，指腹為婚結下姻。
你父恨得命苦他方去，剪下頭髮去為僧。我今撫養你七歲，勝比親生重幾分。
兩家香火全靠你，頂立家堂接宗門。夢蛟聽罷將言說，姑母連連叫不停。
姪兒承蒙來撫養，一重親加兩重親。恩深如海天來大，有日身榮請誥命。
只因我母藏塔底，不到父親何處去修行。孩兒罪孽如山重，叫我怎不痛傷心。
可恨法海全無理，怎肯饒恕這妖僧。千丈麻繩總有結，父母冤仇海樣深。
此仇不報非君子，狹路相逢不放輕。父母冤仇不能報，那有心想讀書文。
一品當朝希甚罕，腰金衣紫枉勞心。

許氏道：“那法海禪師，四海雲遊未定。你小小年紀，往何處去尋？你且免悲傷，還須苦志攻書，若能有日金榜題名，那時報仇未遲。”夢蛟道：“姪兒被同窗嗤笑，有甚顏面再往書房？”大娘說：“既然如此，叫你姑父，另請先生，在自家中讀了。”

夢蛟記念二雙親，紛紛流淚痛傷心。大娘再三來相勸，夢蛟無奈下樓行。
腹中暗暗生計策，那知另有一條心。誰知哄騙身出外，一心要去見娘親。
逢人便把西湖問，雷峯塔在那方行。一路盤問來指引，要請香燭祭娘親。

說道：“我身邊有五箇銅錢在此，待我三文請了香燭，二文買了糖糕，一經來到西湖雷峰塔下。”

夢蛟見塔好傷心，悲號啼哭叫娘親。撮土為香深深拜，糖糕紅燭供埃塵。
娘親苦楚無知覺，姑娘瞞我到時(如)^①今。今被同窗來說破，盤問姑娘知寔(實)情。
父親落髮為僧去，娘在此地受灾星。枉叫他人為父母，可怜今日得分明。
空養孩兒年七歲，不孝之罪重千斤。兒跪塔前聲聲叫，我娘塔下不知因。
非是孩兒來遲慢，皆因出世不知情。何時得把冤仇報，方消孩兒一片心。
夢蛟外面來哭訴，裡面娘親聽得明。開言就把兒來叫，夢蛟且自聽我音。
為娘雖則藏塔底，我也安然有七春。多蒙法海來指點，皈依佛法靜修行。
我兒休得心悲切，且聽為娘說元(原)因。兒道為娘藏此苦，我到(道)清淨好修行。
我兒休為娘啼哭，速速回家讀書文。有朝一日登金榜，不枉為娘受苦辛。
父子相會總有日，娘兒異日再相親。你與碧蓮完花燭，兩家香火你担承。
姑父姑母恩義重，勝比娘親重十分。白氏說了多時候，夢蛟聽得碧波清。
兒道娘親無性命，那知靜養好修行。幸得娘親身不死，孩兒才得放寬心。
可怜難已(以)將身近，只聞聲音不見人。母子若要重相見，推倒雷峯救娘親。
虛空神道來相助，分明孝感動天庭。夢蛟重重多啼哭，只望塔倒見娘親。
許氏望兒等不歸，傳問學堂不見人。大娘聞言心著急，將情說與丈夫聽。

① 苏州话“时”“如”同音。

君甫連忙去尋問，查問街坊一眾人。有人路遇將言說，夢蛟已出錢塘門。

君甫聞得心著急，三步當作兩步行。慌忙出了錢塘走，就到西湖去找尋。

六條橋邊尋將過，行到塔前看分明。

那君甫一見夢蛟在塔前啼哭，叫聲：“兒呀，你因何獨自來到此地？你母親在家著急，害我性(心)^①急，慌忙尋到此間。你看天色將晚，豈不驚慌！今日同父回去，另日再來看你娘親便了。”

君甫抱兒歸家門，怨妻因何露風聲。以後出外宜防備，便差書僮在後跟。

大娘此刻無言答，聳動孩兒放寬心。吃了夜飯房中去，與娘同睡且安身。

不表夢蛟姑娘事，再宣小青報仇行。

避難逃走有七載，峨嵋山上隱修煉。妖僧害主冤如海，煉就飛刀報冤恨。“我乃小青是也，今日來到金山，一見法海，就罵賊禿，我要與主母報仇。”那法海叫聲：“孽畜呀！前番被你逃去，今日你自來送死！”小青一聞此言，就將飛刀，與法海大門，那禪師將刀，盡打下江心。小青見飛刀已破，就想脫身逃走。不想被禪師，取出捆妖索，望空拋去，將小青網住，現出原形。

為主報仇一小青，七載功程一旦傾。我今被網皆為主，你在塔下可知情。

今日飛刀俱被破，未知何人做救星。小青此刻遭磨難，京(惊)動觀音下凡塵。

禪師叩道：“請問菩薩，法駕何來？”大士曰：“白妖已竟(经)^②安鎮在雷峯塔下。今聞禪師，奉佛收下靨(青)妖，你可交代明白，與我好去回覆佛旨。”法海即忙交代，拱手而去。那龍女取出淨瓶(瓶)，將蛇兒與他化小，往瓶(瓶)內趕了進去。大士叫聲：“青妖，你必須要正心修煉，可以消除前愆，恐有出頭之日。”那大士救了青妖，又救夢蛟疾病去了。

夢蛟思母患在身，病日沉重五年春。求神問卜全無效，現(延)^③請名醫藥不靈。

大娘常日紛紛淚，忽聽外面扣門聲。見一年老婆婆到，白髮蒼蒼進了門。

許氏問道：“請問老婆婆，到此有何貴幹？”大士說：“我聞大娘好善，特來化齋。”許氏道：“既然化齋，裡面少坐。”大士問道：“這位小官官是誰？”許氏道：“這是姪兒，因為幼失父母，染成惡病，求神不靈，服藥無效。自從八歲，有病至今。”大士道：“我有丹藥一粒，與他清茶吞下，就可為好。”那大娘接過手中，說道：“多謝婆婆！”那婆婆霎時不見，化作清風，駕雲而去了。

觀音菩薩賜丹藥，霎時不見老年人。那知化騰祥雲去，經(徑)往南海紫竹林。

大娘即忙來跪下，叩頭八拜禮神明。許氏就把孩兒叫，靈丹吃下便除根。

夢蛟腹內香馥馥，滿身清爽有精神。只聞口內清香味，復舊還原病愈新。

那夢蛟病好，仍在書房，殷勤攻書，詩賦文章，過目不忘。年方一十二歲，身入黌門，不覺又到一十六歲。許氏叫道：“兒呀，今逢大比之年，待姑娘收拾鋪陳，你可上京赴考，得中金榜回來，好報娘親養育之恩。”夢蛟道：“姪兒謹遵慈命。還要稟告姑母，孩兒欲住母親跟前，祭奠一番，隨即起身。”大娘說：“兒呀，正該孝道。”如此到了次日，那君甫夫妻，整(准)^④備素牲祭禮。夢蛟船到西湖上岸，行往雷峯塔前，擺列祭禮。夢蛟來到塔前，哭拜

① 苏州话“性”“心”不分。

② 苏州话“竟”“经”不分。

③ 苏州话“现”“延”不分。

④ 苏州话“整”“准”同音。

說道：“孩兒遵奉姑母慈命，要往京都求名，故來祭奠，明日就要起程。”

我兒此刻哭傷心，有言告與母娘親。海樣冤仇難以報，枉為男子世間人。
母子若得重相見，勝如金榜表題名。父親落髮為僧去，不識雲遊何處停。
叫兒何處尋蹤跡，啼啼哭哭好傷心。白氏裡面親聽見，開言吩咐我兒身。
娘在塔下多清靜，堅修佛道煉真性。我兒休得多悲切，還須保重往帝京。
休把為母常挂念，此去金山認父身。娘親言語須謹記，回家保你喜相親。
孩兒聽說心才放，畧把愁腸輕幾分。只道娘親遭非命，口說異日再相親。
忙喚家人來收拾，深深叩拜別母親。可憐硬了心腸走，含悲無奈落船行。

那夢蛟往雷峰塔，祭奠母親，哭告一番，回家拜別姑父姑母。那君甫送夢蛟下船，拜辭而去。行了幾日，來到金山寺邊。那船家無意之中，說道：“相公，此地前面，就是金山大寺。昔日白娘娘與法海鬥法之處。”夢蛟聽說，記得母親叫我往金山認父，即叫船家：“你將船泊住，我要往寺中進香。”分付書僮，小心看守船中。

夢蛟移步到山門，金山寺內尋父親。低頭躬身山門進，叩拜諸佛與眾神。
當中彌勒哈哈笑，四大天王兩邊分。護法韋馱提寶杵，金盃金甲顯威靈。
將身又進大雄殿，三尊大佛殿中存。兩廊五百阿羅漢，檀香彫像盡裝金。
夢蛟跪在蒲團上，叩首八拜意虔誠。祈求佛祖來指引，賜我父子好相親。

那和尚一見，問道：“請問相公，貴府何處？”夢蛟道：“小生是錢塘縣人氏。特來訪問一位大師。”和尚說：“要尋哪一位大師？”夢蛟道：“一箇法字。”和尚說：“莫如法海和尚？他三年前，雲遊別處去了。”夢蛟道：“內中還有一箇和尚，我已忘壞(怀)法名。”和尚說：“相公若忘壞(怀)法名，難以查問。我寺中有五百餘僧，各有單房，如何查得許多。”那夢蛟忽然想出個法兒：“我叫五百餘人之內，一箇一箇查問過去。那位大師，是杭州姓許的。可有著落？”且說許宣，法名叫做道宗。自入空門在昭慶寺，居住三年。今往金山寺中，有一十三載。忽然心中想起，可憐白氏，收鎮在雷峯塔底，好不傷感人。曾記三年前，禪師說，我今年今月，有父子相會。我離家之際，孩兒滿月，到今已有一十六載。此刻若還父子對面相逢，亦難認得，也是枉然。待我轉過大雄寶殿，參拜大佛，又禮觀音大士已畢。把(疑為“抬”)頭忽見一箇年少書生，容顏非凡，相貌堂堂。

上前稽首來啣(盤)問，請問貴府姓何名，有何貴幹身到此，乞道其祥(詳)說吾聽。
夢蛟回禮道：“不瞞師父說得，小生是杭州錢塘縣人氏。因為上京求取功名，路過寶山，聞得寶刹，佛相尊嚴，一來瞻仰佛相，二來拜謁太(大)^①師。”道宗說：“不敢，相公言重，請到客堂用茶。”

昔年父子兩離分，今朝骨肉又相親。道宗前面來引路，夢蛟在後一同行。

二人步入禪堂內，躬敘分賓坐停(定)^②身。一番謙遜使茶罷，夢蛟啟齒問原因。
夢蛟道：“請問大師，俗居何處，高姓大名。還是幼年出家，還是中年落髮？”道宗說：“相公若說貧僧出家之事，一言難盡。”夢蛟道：“禪師緩緩請道。”

貧僧俗居寧波人，慈谿縣內我家門。雙親遷移杭州人，不幸父母早歸陰。
留下姊弟二人個，姓許名宣字漢文。我姊許配李君甫，錢塘縣內做衙門。

① 形似而誤。

② 苏州話“停”“定”不分。

只因家內多清淡，幫辦藥鋪過光陰。時逢清明正佳節，行往西湖祭親墳。
路遇白氏多賢德，成其佳偶結婚姻。我妻不是凡間女，千餘修煉一蛇精。
道我許氏無後代，因為到此棄紅塵。患難相逢有三載，產生一子報前恩。
金山水滿民遭害，違犯天條罪孽深。因此收鎮雷峰塔，說到此間慘殺人。
我因賢妻塔底鎮，滿月孩兒私拋行。

夢蛟道：“大師出家，這滿月嬰(嬰)兒，交與誰人撫養？”道宗說：“我有一姊，許配李君甫為妻，只因我私自出門，未曾囑託於人，諒必是姊姊撫養。”夢蛟問道：“你令郎吓，叫什麼名字？今有多少年紀了？”道宗說：“相公，你且聽我道來。”

我妻臨產得奇情，夢見蛟龍纏妻身。得此吉兆將名取，取各(名)^①夢蛟我親生。
算來年紀十六歲，未知長大可成人。夢蛟聽罷紛紛淚，即忙雙膝跪埃塵。
叫聲父親兒在此，特地前來認父親。道宗認了親生子，抱頭大哭實傷心。
兒無雙親真苦切，不見父親十六春。

“阿呀，兒呀，汝難得姑父姑母撫養，你要緊記在心，勝如親母一般。”夢蛟道：“孩兒今去求取功名，倘然得中金榜，我要回到金山，接了爹爹回家，孩兒侍奉晨昏，盡孩兒為子之道。”道宗說：“兒呀，父既出家，不能還俗去了。”

今朝父子來相親，勝如平地一雷聲。須知孩兒能傍老，送老歸山盡子心。
父親不肯回家去，不孝孩兒有罪名。父親執意不回去，孩兒全(同)父在山林。
父為僧來子為道，父子一同共修行。何苦把著功名趕，無憂無慮過平生。
道宗開口將言說，我兒說話欠聰明。枉讀詩書知禮義，枉為秀士入黌門。
只為許氏無後代，你娘墮落在凡塵。可憐受盡千般苦，壓鎮塔下為你身。
我兒不必添悲切，功名要緊莫留停。夢蛟此刻真無奈，不敢違命逆父親。
父子談心有一日，金烏西墜月東昇。一夜話文說不盡，金雞三叫已天明。

道宗說：“兒呀，考期已近，兼且風和日暖，天氣陽和。你快快下船，進京赴考。”夢蛟道：“孩兒謹遵嚴命，就此拜畢。”道宗叫聲：“兒呀，為父有句，偈曰：

此去青雲得路行，首魁金榜受皇恩。雙親有日重相會，祭祖團圓表古名。
夢蛟拜別父親行，道宗相送出禪林。山門下面來分別，父子分手淚沾襟。
道宗回轉禪堂坐，夢蛟步走下船行。滔滔一路無擔閣(擱)，海不揚波天氣晴。
幸喜順風來相送，一路迅速到皇城。奉旨開科招賢士，紛紛齊進宮轅門。
二月初二頭場進，百花生日二場行。主考乃是君王點，為國求賢挑選人。
十五正場考已畢，龍虎吉日挂榜名。頭名狀元許夢蛟，居住杭州錢塘人。
君皇禦(御)賜三杯酒，鹿鳴筵宴賜公卿。參拜座師並主考，遊街三日看皇城。

那夢蛟得中狀元，次日五更三點謝恩，俯伏奏道：“臣許夢蛟，蒙皇恩叨居及第，臣母係一千餘年修煉，與父許宣，有夙世之恩，結成姻眷。奈因臣眷屬，居住江蘇，開設藥鋪，苦度光陰。不料臣父，身遭飛禍，遇金山和尚法海，引父到寺，強逼出家為僧。臣母到寺，接父回家。不料法海，將臣父藏隱，口出不遜之言，因而兩下鬥法，以至水滿金山，誤傷生錄，皆因法海之故。臣眷屬已歸原籍，產生彌月。不料法海復來滋擾，手持法盃(鉢)，口稱奉佛所差，說臣母罪犯彌天，將母收鎮雷峰塔下。臣父見之寒心，因此出家金山。臣蒙姑娘許氏，

① 形似而誤。

撫養成人，得中魁名，請封官誥，報效撫養之恩。臣母埋鎮塔底，伏乞聖恩降旨，拆毀雷峰，釋放臣母出塔。望我皇降旨，命父回家，待臣侍奉，以全孝道。特此申奏，伏乞恩准。”

血淚陳情奏聖君，只望救母出苦辛。請旨拆毀雷峯塔，脫離災難救母親。

伏望敕旨賜封贈，報答姑娘養育恩。君皇禦(御)筆親批點，王門宣詔讀分明。

聖旨下：今有新科狀元許夢蛟所奏，伊母白氏，修煉千年，既入紅塵，不應傷害生靈，上蒼豈不感怒！請旨拆毀雷峰，此乃先朝古跡，難以毀滅，待等功程滿足，是(自)有飛昇。今養子成名，降旨一道，在塔前建造牌坊，敕賜禦(御)祭一筵，不枉養子成名。伊父許宣，既已出家，聽其自便。欽賜七寶伽藍帽一頂，紅呢袈裟一件，龍頭禪杖一根，登雲履一雙。命地方官，捐派良田千畝，以為膳養之資。愛卿姑母許氏，撫養有功，榮封夫人，冠帶誥命，欽賜鳳冠霞帔。愛卿之妻，隨職榮封誥命。賜愛卿歸家祭祖，限一年以後，回京受職。夢蛟謝恩，萬歲萬歲萬萬歲。

宣罷詔文接旨行，夢蛟受賜淚紛紛。頭戴烏紗心不悅，一舉成名天下聞。

拜別滿朝文武，辭別全(同)窗出帝京。夢蛟星夜行得快，串(穿)^①州過府不留停。

狀元船到金山寺，停了船隻上山林。合眾僧人齊來接，鳴鐘擂鼓接詔文。

道宗迎旨忙俯伏，快擺香案(案)鬧盈盈。難得我兒身及第，滿門封贈受皇恩。

夢蛟道：“爹爹請上，待孩兒拜謝生育之恩。”道宗說：“我兒今日金榜題名，也蒙聖上洪恩。不枉你娘親受苦，他雖埋塔底，也可瞑目了。”

父子歡悅在禪林，忽見僧人報事因。合府官員俱到此，齊來拜望進山門。

夢蛟冠帶忙出接，有勞各位費心情。一眾官員齊答對，特來拜賀敬大人。

夢蛟道：“有勞各位大人屈駕，晚生奉命到此，聖上敕賜詔文，命眾位大人，捐派良田千畝，在於寺中，作為膳養之資。”眾官員齊聲應道：“此乃皇命，寔(實)為可敬。吾等回衙，邀同紳宦議敘捐派便了。”那一眾官員，辭別而去。夢蛟送罷，即忙修書到家，在雷峰塔前，建造牌坊。又差家人，到鎮江買了紅紬，做五百餘件袈裟，付與眾僧。那夢蛟在金山寺，擔閣(擱)一月。一日道宗說：“兒呀，你在此地，我想姑父姑母，在家懸望，你可回家祭祖，與表妹完姻，休得耽誤了。”

狀元聞說開言音，不孝孩兒有罪名。孩兒身受皇家祿，理當忠孝兩全行。

怎奈事君難盡孝，拋撇爹爹冷清清。叫兒怎可離膝下，寔(實)情難舍兩離分。

道宗即便叫兒說，父母原有各路行。勸兒速速回家去，代父問安姑母親。

表妹碧蓮完花燭，不負當年指腹姻。願你夫婦多和睦，百年偕老產麒麟。

為官須要存忠義，赤胆忠心報國恩。愛民如子勤訪察，莫貪民財要清正。

休把為父來挂念，速宜回去莫留停。夢蛟即便將言問，謹遵嚴命別父親。

那夢蛟，隨即拜別父親。道宗說：“兒呀，你回家敬稟姑父姑母，說我在寺中，十分安樂，叫他不必挂念，與我代稟，千萬叫他保重自身。”

狀元別父出山門，合寺僧人送起身。一路順風行得快，不多几日到杭城。

君甫夫妻多歡悅，挂燈結綵鬧盈盈。高廳即擺上香案，奉旨封贈宣詔文。

狀元就把祖先祭，祭奠許李兩宗親。請出姑父並姑母，拜謝雙雙養育恩。

我兒年少初登第，不枉姑娘一片心。換了藍衫穿紫袍，頭代(戴)供花搖鈴鈴。

① 苏州话“串”“穿”不分。

今日滿門榮光耀，女兒有福做夫人。兒婿兩當真為喜，合門榮封謝皇恩。

一子為官齊受祿，超升三代祖先人。

狀元稟告姑母：“姪兒奏聞聖上，請得官誥在此，請姑父姑母，受了官帶，與鳳冠霞帔，待姪兒拜謝撫養之恩。”許氏說：“難得姪兒一片孝心，不負我門撫養。”夢蛟又道：“姪兒還有一言相告。”

我父金山隱修行，欲相勸父轉家門。父說出家不回家，端不還俗染紅塵。

許氏聞聽心歡悅，難得我兒有孝心。你父一心堅修道，君恩隆賜賞奇珍。

狀元開言又稟告，父親言語說兒聽。轉致代言兒緊記，代請金安二大人。

休要挂念生遠慮，託賴福庇甚安甯。一番告稟俱歡悅，各皆和順喜盈盈。

卻說那西湖建造牌坊，早已完功。擇日安排，三果素牲，一家俱往西湖祭奠，好不鬧熱也。

三祭雷峰有孝心，白氏災滿脫凡塵。狀元回了姑父母，行到西湖祭母親。

二十四拜深深叩，狀元流淚好傷心。欽賜御祭奉聖旨，頂冠束帶不非輕。

夢蛟道：“孩兒得中高魁，奏聞聖上，只望拆毀雷峯，救出母親，奉養天年，以盡人子之心。不料聖上不准，這是無可奈何。”那狀元在悲泣之際，忽見法海禪師，從空而降，叫聲：“殿元公，老僧在此。”夢蛟聽見法海到來，恨不得將他碎尸萬段。又那心中暗想，再看他言語動靜，以作道理。便問：“老禪師，到此有何法諭，必有慈悲憐憫之心，救我母親出塔。念我夢蛟，憶念切思，一為生育之德，二為劬勞之恩，三為父母之情，為儒之人子者，必要忠孝為先。”那老僧道：“殿元公之言，極有忠恕孝道之語。今為你孝感動天，吾奉佛旨，特來放令堂出塔，與殿元母子相逢。”那禪師仍將禪杖，向地一頓，喝一聲地府速開，只見地分兩處便了。

佛法無邊法海深，禪杖頓開地府門。忽然走出裙釵女，就是當年白素貞。

果然容貌非凡相，更比他年勝幾分。法海即便將言說，殿元相認令堂親。

狀元雙膝忙跪下，放聲大哭叫娘身。生下孩兒十六歲，今朝才得見母親。

白氏一見雙流淚，抱頭大哭寔(實)傷心。雙手搭在兒肩上，兩淚紛紛溼衣衿。

幸得我兒身及第，孝感動天救我身。我兒好把愁腸解，萬慮千愁可放心。

那夢蛟對母說道：“我母身居塔底，孩兒朝夕悲淚，想必母親，受盡無窮之苦。父今落髮，身在金山，孩兒再三苦勸，他執意不肯回家。”白氏道：“兒呀，為娘自取其禍，莫怪他。我身居塔底一十六年，却也安心修道，勝比世間深房高閣一般。你父既入空門，豈肯還俗！難得我兒一片孝心！父母勝在天堂一般。”白氏又與姑夫姑娘說道：“承蒙扶養我兒，費盡多少勤勞！我兒如今成人長大，全蒙二位大恩！我白氏雖在塔底，銘刻於心！”許氏說：“蒙弟媳託付，無不盡心竭力！況前言兒婿，兩家後嗣，全靠這點骨血。一來要看先祖之面，二來弟媳之情。今日教子成名，不枉你我教子之功，光宗耀祖，兩家香火，有倚靠之根源。追思昔年弟婦有難，為姑日夜悲淚，夢寐情牽，直到如今。誰知今日重逢，好不歡悅我心也！”

大娘開口說原因，曾記當年一段(段)情。與你相逢方數日，情投意合結同心。

各懷六甲身有孕，指腹為婚結下親。那日生下男和女，誰知大難禍及身。

送你入塔回家轉，雪上加霜苦殺人。三餐茶飯無心吃，夜來哭泣到天明。

懷中常把嬰兒抱，乳哺三年不離身。白氏聽罷將言說，即把姑娘叫一聲。

留下孩兒才滿月，連累姑娘苦萬辛。雖無十月懷胎苦，三年乳哺虧血心。

若無恩姑來撫養，我兒怎得金榜名。兒嚇，你要孝敬姑父母，更比為娘勝幾分。

狀元即便來回答，連叫母親兩三聲。母親囑咐兒緊記，金玉之言牢記心。

今朝母子重相見，猶如枯木再逢春。伏望我母回家去，同享榮華過光陰。

白氏道：“兒呀，為娘已皈佛像，不由自主。”狀元叫聲禪師：“容我母親歸家，侍奉天年，以盡子職。”那法海道：“殿元公，令堂前番墮入紅塵，以致有此磨難，幸得修煉根深，不然早為烏有。今在雷峰塔底十六年，安心修煉，消釋罪愆。又乃狀元公孝感動天，今吾老僧欽奉佛旨，特來釋放出塔，與你母子相會。接你令堂，仙班有位，同往天宮，永享極樂，豈不快哉！你若留在府中，同享榮華，何能往生天堂？”那狀元聽聞，大哭悲號：“阿呀，母親呀，孩兒自從出世以來，未見爹娘形相，今日才得見面，怎麼就要分離！聽禪師之言，今生不能相會了！”

狀元流淚跪埃塵，大哭悲哀叫母親。兒你心中如刀割，莫非夢中見娘親。

白氏即便將兒叫，勸兒不必兩淚淋。兒為功名登金榜，母為修行上天庭。

逍遙快樂真無比，更比凡間勝十分。我兒即速回家去，可與表妹完婚姻。

為官須要行忠誥，莫貪財勢害良民。宮門裡面修身體，善諭察訪勸眾人。

夫妻榮貴多和順，後嗣流傳各修身。

那白氏即問禪師：“小青可有出頭麼？”法海說：“小青功程淺薄，災難未滿，罪孽深重。待等十年之後，與你共列仙班。”那法海即便向前一指，頃刻有兩朵蓮花，從空而降。那白氏叫聲姑娘：“我要拜別而去。”許氏道：“弟婦，願你此去天宮，永證極樂。”白氏說：“多謝姑娘金言。”又道：“夢蛟，為娘就此去了！”法海道：“殿元公，與眾位居士，老僧告別了。”只見霎時祥雲下地，法海與白氏，各駕祥雲，望空渺渺而去了。

受難多磨二十年，皆因夙世有牽連。靜心修煉菩提果，白日飛昇上青天。

白氏受盡多磨難，此番大羅也明圓。身駕祥雲歸極樂，逍遙自在便成仙。

狀元嚎啕大哭，與眾人回家。那君甫擇了吉日，就叫狀元，與碧蓮成親，夫妻和順，如同魚水。

不覺光陰一年春，皇恩欽詔加官陞。奉旨河南巡撫院，迎接姑父姑母身。

又與夫人親表妹，同往任上治萬民。夫婦二人多和睦，四子接續兩宗門。

雙雙有後同修道，正心修身保養神。四子文章皆射鬥(斗)，俱是登科及第身。

也有忠孝並節義，個個才能有善心。後來世代高官做，萬古千秋出賢人。

却說許宣，隱金山寺修煉，原有七世僧根，因此愛欲未淨，故在凡世，有些牽連。今蒙前生師兄法海指點，故能修到功成完滿，以歸淨土。

道宗六十三歲年，一朝瞑目上西天，世人若肯行好事，可知頭上有青天，

但看許氏行忠孝，富貴榮華萬事全，奉勸善男並信女，廣行善事福無邊，

積善人家有餘慶，作惡之人受罪愆，孝順爹娘為第一，安分守己樂天年，

諸惡莫作行眾善，大小行事利人間，學受吃虧真聖道，閉口無言勝參禪，

孝敬公婆如拜佛，五倫規嚴也上天，吃素望你先戒殺，學道要做好人先，

君子守性存素位，聖賢清淨養神安，雷峰寶卷宣周先，勸人俱學忠孝全，

善男信女常記念，不成菩薩也成佛，修德心寬並體態，凡聖兩全可有緣，

修心修身并修口，那有男女不成仙，修到身心無挂碍，逍遙自在上西天。

白蛇寶卷雷峰塔

大德書局印

番
峰
塔
原
本

白

蛇

寶

卷

袁
蔚
山
題



民國四年春出版
 總發行 上海文益書局
 分發 杭州聚光堂書莊
 發行 紹興聚光堂書莊
 南京聚光堂書莊
 各信處 各省大書坊



子公顧

陳心祖

許夢蛟



浙江杭州府錢塘縣白蛇齊卷上集

白蛇齊卷初展開 報德報恩到武林 善男信女虔誠誌 明心見性便成真 話說白蛇齊卷出在大宋正宗年間...

一滴楊枝水降臨 洒作人間坐蓮心 觀音菩薩發慈悲 帶領修身白素貞 雖然妖怪非人類 千年修煉有功德...

慈悲勝念千聲佛 造惡空燒萬姓香 山中方七日 世上几千年 列位大仙請了請了今奉 菩薩千秋誕日...

白蛇齊卷 上集

漢鍾離 性兒嬌 識透人情世態鳥 終南山上修妙道 呂洞賓 甚風韻 肩背龍劍善斬妖 悲心救苦傳妙道...

且說西池金母娘娘 見觀音大士身旁有一女子 即便盤問根由 那金母說破機緣 道凡為仙者 必要酬恩報德...

有一烏鯉魚名喚七聖道人 修道多年 二妖結為兄妹...

西海乃是繁華地 書是風流滿酒人 七聖道人說原由 賢妹聽我說明 白氏聽罷開言說 哥哥聽我說原因...

決非留戀繁華地 勸兄莫要挂在心 那七星道人說道 賢妹立意要去 我愚兄也不來阻你...

且說那釋迦牟尼佛 身證九品蓮花寶座 同羅漢諸佛與天王 講經說法 忽見有一朵紫雲 說道你着尸茶白蛇 修煉一千七百餘年...

前囑道妖魔何處去的若士洞客主靈雖不非剛快快回山鏡認與你倘然道我法
令你的性命難存

白蛇聽得心戰栗 落下雲端墜埃塵 折來慈神行方便 哀求憐憫慈悲心

小妖且往杭州去 朝拜觀音轉回程 揭帝阻住不肯放 一派虛言不認真

白氏無奈紛紛淚 立下誓願重千斤 此去若有差謬處 孽鎮奴身受苦辛

揭帝聽罷放他去 佛前嚴誓暫雲程 揭帝聽罷放他去 佛前嚴誓暫雲程

白氏立下了愿 揭帝神去了 總得放心 我乃想往杭城尋訪許宣 報德酬恩了
還一段因果 仍復駕起雲端 竟往武林而去

白氏騰空到武林 西湖地面落了雲 未知許宣那方住 看看杭州廣湖城

心中暗暗來思想 今宵何處去安身 遠望一帶樓房屋 待我前去首分明

白氏身近樓房 觀看動靜 並無影迹 忽到一處 地上只見一道妖氣 甚是利害 得
緊不知是什麼妖魔 待我前去看來 便知明白

一見青蛇怕人 兩個銅鈴大眼晴 十指修功握大 帶帶為大世上行

占住吳王舊墓地 或化人類或妖精 一見白氏忙開口 何處妖魔入我門

二妖鬥法多時候 青妖到底功程淺 好言好語忙來說 冒犯雷尊罪名

白氏開口將言說 我是巖山出身 做了一千七百載 變化無窮法力深

那青蛇說過久矣大名 今日相見 但聽娘娘之言 我情愿相從於你 結為主婢 如何
那白氏聽了青蛇言語 十分心喜 遂道 既然如此 我與你改名 呼作小青 便了

一宵晚來到天明 二人說得情意深 朝晨梳洗相陪伴 同去天竺拜觀音

那白氏來到淨慈寺 師便問小青 這呼什麼塔名 小青道 這就是雷峯塔 白氏道 不
好了 我在揭諦神前 願不知西湖有此塔名 莫不是早有定數 小青道 娘休得
驚 自來此已是金沙港了 且歇息片時 再行便了

一見雷峯心胆驚 方知立願重千斤 白氏心中多懊悔 懼怕雷峯壓磨門

一念不忘天地德 寸心愿報祖宗恩 單人姓許名宣字漢文 年方二十三歲 祖籍甯
波府慈谿縣人氏 自幼隨父來到杭州 後因父母雙亡 遺下我姊弟二人 我姊配於
李君甫 為妻 姊夫現在錢塘縣捕快 愛他存我到太平橋王員外藥舖中 去作夥計
承蒙員外恩待 與他無二 逢清明佳節 今安排祭禮 到墳塋前 祭奠雙親 吾叫小
二哥 與我挑了同行

二人移步出門行 清明祭掃拜雙親 擺了祭礼忙點燭 深深叩拜拜親墳

紙箔焚燒忙收拾 打發小二早回程 不表許宣來遊玩 再言玉婢一雙人

那白氏一見許宣 暗思 見他相貌非凡 口中輕語 若得此人 結為夫婦 不枉我
一番舉念之心 小春道 娘這有何難 待我略使小謀 邀許宣改日到我門中 與娘

安排巧計釣金龜 白氏妙算不非輕 小青到底功程淺 明識其中袖裏情
雲時回下鳥雲起 斜風大雨澀衣衿 猛雨電光無處走 許宣思想計船行

那許宣雖有雨雲 難以行走 忽見河內有一小船 即便討了回去 那岸上小青叫道
船家你往那裡去的 可好搭船 船家說道 這船是相公獨叫的 要往錢塘門去的
小青道 天公如此大雨 我們女流之輩 望老人行个方便 纔是那許宣說你二位大
親 親到那邊去的小青道 多蒙美意 如此輕造了 但不知相公府居何處 高姓大名 乞道其
一同而去 小青道 多蒙美意 如此輕造了 但不知相公府居何處 高姓大名 乞道其

許宣道 小生居住本城姓許名宣字漢文 現在太平橋王員外藥舖中 幫辦為業
未知二位大親居何處 高姓大名 乞道其詳 那二人說道 相公答曰

二人巧言起謀心 一旦相逢情義深 小青開口說原因 相居原是在慈谿

先夫老爺為忠職 曾在瀟湘做總兵 可恨奸臣來作對 誣奏朝廷非非輕

說我老爺謀反 私通外國洋軍人 君王聽信奸臣話 一道聖旨派滿門

夫人要死歸陰去 逃出一位女子金 小姐從幼學了法 仙家傳授不虛文

收拾金銀并衣服 逃出暫居來杭城 銀茶棧內有三載 伶仃孤苦少男人

那許宣道原來是一位千金小姐 多多失敬了 船家說太平橋到我家 小青道 勸問許

相公府居何處 高姓大名 乞道其詳 那二人說道 相公答曰

二人巧言起謀心 一旦相逢情義深 小青開口說原因 相居原是在慈谿

先夫老爺為忠職 曾在瀟湘做總兵 可恨奸臣來作對 誣奏朝廷非非輕

說我老爺謀反 私通外國洋軍人 君王聽信奸臣話 一道聖旨派滿門

夫人要死歸陰去 逃出一位女子金 小姐從幼學了法 仙家傳授不虛文

收拾金銀并衣服 逃出暫居來杭城 銀茶棧內有三載 伶仃孤苦少男人

那許宣道原來是一位千金小姐 多多失敬了 船家說太平橋到我家 小青道 勸問許

相公府居何處 高姓大名 乞道其詳 那二人說道 相公答曰

二人巧言起謀心 一旦相逢情義深 小青開口說原因 相居原是在慈谿

先夫老爺為忠職 曾在瀟湘做總兵 可恨奸臣來作對 誣奏朝廷非非輕

說我老爺謀反 私通外國洋軍人 君王聽信奸臣話 一道聖旨派滿門

夫人要死歸陰去 逃出一位女子金 小姐從幼學了法 仙家傳授不虛文

收拾金銀并衣服 逃出暫居來杭城 銀茶棧內有三載 伶仃孤苦少男人

那許宣道原來是一位千金小姐 多多失敬了 船家說太平橋到我家 小青道 勸問許

相公府居何處 高姓大名 乞道其詳 那二人說道 相公答曰

二人巧言起謀心 一旦相逢情義深 小青開口說原因 相居原是在慈谿

先夫老爺為忠職 曾在瀟湘做總兵 可恨奸臣來作對 誣奏朝廷非非輕

說我老爺謀反 私通外國洋軍人 君王聽信奸臣話 一道聖旨派滿門

夫人要死歸陰去 逃出一位女子金 小姐從幼學了法 仙家傳授不虛文

收拾金銀并衣服 逃出暫居來杭城 銀茶棧內有三載 伶仃孤苦少男人

那許宣道原來是一位千金小姐 多多失敬了 船家說太平橋到我家 小青道 勸問許

相公府居何處 高姓大名 乞道其詳 那二人說道 相公答曰

二人巧言起謀心 一旦相逢情義深 小青開口說原因 相居原是在慈谿

先夫老爺為忠職 曾在瀟湘做總兵 可恨奸臣來作對 誣奏朝廷非非輕

說我老爺謀反 私通外國洋軍人 君王聽信奸臣話 一道聖旨派滿門

夫人要死歸陰去 逃出一位女子金 小姐從幼學了法 仙家傳授不虛文

收拾金銀并衣服 逃出暫居來杭城 銀茶棧內有三載 伶仃孤苦少男人

那許宣道原來是一位千金小姐 多多失敬了 船家說太平橋到我家 小青道 勸問許

不料鹿鹿睡夢之中忽然驚醒即便喝道你是何處妖魔敢入洞府私盜仙草該當何罪白氏說這奴家乃是黎山老母之徒奈何丈夫有病命在傾刻凡間沒有仙草可救特到此處來求仙草祈老翁不取則回見大翁未醒不敢驚動故而奴家大膽進去取了兩片花葉原是有這這望大翁早發慈悲自告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這望大翁行方便將清由告稟老翁諒必有憐憫之心此刻白氏苦苦哀求淚如泉湧鹿鹿見他如此悲哀既然後要救丈夫性命快快去罷白氏道多謝大翁奴家就此告別鹿鹿說恐防鴛鴦回來難以脫身快些去罷你看白氏叩謝而去猶如脫籠之鳥即便飛身為雲去了

白氏此刻放寬心求取仙草出宮門只到先山後化苦急歸家中救夫君獨童在道高聲叫何處妖怪到處行白氏即便回宮答心中嚇得胆顫驚身在空中站不定現出原形跌下座白氏道謝天謝地就叩官人醒來子問張大嘴來飛過白氏性命准逃生此刻危急如何好未知何人救殘生且說白鶴修了數千年見他相大的白蛇心中大意張開大翼欲要前來吞吃不料那老翁四處觀看不見鶴童隨即到了家仙出了洞府雲頭觀望善哉善哉吾若不救待等誰來若以早知白蛇盜取仙草故差鹿童守洞府命鶴童隨我赴會正與鹿仙翁確理說法當時不見鶴童猶恐去傷白蛇他與許當日後有結果之時豈有不

救之理不免駕起祥雲追上相救便了

仙尊辭別老仙翁駕起祥雲追鶴童老翁即便高聲叫不可無理太行凶

童兒聽得無可奈何收心忍耐不行凶

那老翁說這白蛇他與許當有夫婦之分他丈夫驚死在樞故到我宮中盜取仙草去救丈夫性命你且隨我回去日後真有他之人那晚這條白蛇被他嚇倒在地還未醒轉那仙翁將柱杖挑將起來說道你不必驚慌快快回去救你丈夫性命只見他做故蘇醒轉來依舊化了人形叩拜仙尊而去

仙尊早知他事情揀下妖魔救官人

素貞此時雙淚淚越思越怨苦傷心

多蒙大士來救道救苦救難觀世音

白氏途中多說話再說姑蘇一小青

小青想到傷心處眼滿汪汪兩淚淋

伏望大士有靈感保佑娘轉回程

想是主母歸家轉忽聞窗前叫小青

白蛇正把原形現

鶴童思慮下喉嚨

動靜安心無救難

白氏辭醒還魂轉

叩拜仙尊救命恩

倘若仙翁遲一刻

我的性命活不成

素貞想到傷心處

淚如泉湧濕衣襟

因何蓬來轉家門

雙膝跪在尘埃塵

異香噴鼻好驚人

白蛇正把原形現

鶴童思慮下喉嚨

動靜安心無救難

白氏辭醒還魂轉

叩拜仙尊救命恩

倘若仙翁遲一刻

我的性命活不成

素貞想到傷心處

淚如泉湧濕衣襟

因何蓬來轉家門

雙膝跪在尘埃塵

異香噴鼻好驚人

門請進主母問道娘容顏為何這等光景白氏道我受盡了多少魔難死果逃生

幾何不能與你相會而了隨時來到大夫跟前焚香點燭拜謝一番忙到林中來看官人叫一聲官人吓奴家往高山受盡了多少苦處幾何性命難保幸得大士保佑今日取得仙草回來特來救你還陽說道小青你快去燒水即將仙草付與小青手中筆著仙草一看說道果是仙家之物即忙煎好交與娘那白氏等了仙丹叫小青說且慢娘我想往日問疑慮我等妖怪今現出真形被他看破嚇死了他若還醒轉來必然疑我二人將何言語回答與他必須要想箇計策罷是那白氏取出白汗巾放在樓板上口中念動真言噴了一口法水變了一條白蛇取過寶劍來就將他斬了七段說道此計甚好麼青兇道娘娘好妙計二人走到牀前掛起羅帳青兇你將官人扶起來白氏將仙丹呷了噴入許當的口內只見他做蘇醒轉來臉面漸漸紅起來了說道吓呀真真嚇死我也白氏道謝天謝地就叫官人醒來子在此救你許當是在夢中一般時眼一看只見西窗欲怪說道你們與我快快出去白氏說官人休得如此奴家趕到峨嵋山拜求那黎山老母付與我丸死還魂仙草故此急急趕回救你的性命若說這條蛇如今還在天井裏面我已將他斬了七段你若不信官人你可去看了一看便知明白白氏道我却不信待我進去看來白氏說官人看仔細那許當走下床來一人扶定了他走到天井一看驚得放心

說道果然不差即叫工人搬出去埋葬叫許當吓單人若沒有妻子相救怎能發再

有會而相逢之日白氏道官人外面有風到房中安睡罷且慢將恩

許當此刻且安身叫許當娘子夫千金感你深恩情義重自己不願救我身

承家去求長生丹千辛萬苦有路程待我這花并復舊拜謝官人德人

素貞開口將官說官人不必挂在心夫妻不比尋常女搭救夫君理應該

從此夫婦多和睦夫妻結隨恩恩德伏望神天來保佑百年皆老壽延增

話說白氏算定陰陽一日晚上與小青到洋子江中將客人的一隻大船有三百担

檀香櫓來那第二日便叫工人到河邊把檀香櫓行船至店中那客人號淘大哭要

投江而死幸得金山寺法海和尚相救贈了銀子付與客人以作盤費回家那客人

拜謝而去又講那法海和尚隨呼徒弟到許當藥舖中鳴魚募化

許當啟口前來問上前就把老郎尊動問賢寺何方地沿街募化為何因

僧人稽首將官說開口就把相公稱要裝五百阿羅漢善才龍女與觀音

俱要檀香來那刻功德浩大獨難成貧僧募化有一月未曾遇著善心人

許當問德賢寺那是先朝古迹為何沒有官府那神護法僧人道家師父之命不可

輕開緣簿要過有緣之人獨助成功方戶開講那許當想道五百羅漢與觀音大士

都尊檀香雕刻法身此那功德非小那有這緣大施主僧人道若遇作有緣善士能

白氏與娘

船中女子來上岸 原是娘子到此橋 只見許宣橋上坐 青兒一見怒氣高
即忙報與娘知 白氏聞言兩眉蹙 冤家何先在此 何不最早為事消
那許宣遂即上岸 叫聲娘子呀 今日天運重 順風而來 累及娘子辛苦乃單人之
罪白氏道官人呀 往日問何等告知與你 叫不可出外 你因何騙了我主婢二人
私注金山寺中 被僧僧繼住 宣不累及我主婢二人 與他一場爭殺 幸得他佛法
故不傷他性命 他說你要回家 不願貪戀 紅塵 亦既愛空門 何不與妻子說明
得與他做對 如今天降大雨 淹死無數民物 我今回到店中 家無一物 盡付東流
得勝些金銀來到杭城 但為你們三番兩次受盡多少魔難 全不想你又問青兒這
是問何處地方 許宣道娘是斷橋橋頭會
素貞此刻怒氣盈 紛紛流淚哭傷心 莫來男子心腸惡 忘恩負義無情人
許宣聞言忙相勸 賢妻不必淚淋淋 只為僧人禍根起 佛相開光把我請
不料和尚心腸惡 苦苦將我留住身 與我結髮有三載 怎肯將你一旦分
每日與他水滸人 才得放我轉回程 叫我就此去 官人言語不虛分
想今大水滸人死 虧僧感德救我們 小官就此事天排定 留得我們命三人
原是老僧救他活 不然淹死大水滸 我思此事天排定 那得指引到山林
若無不到金山寺 決然性命也難生 不是僧人使巧計 那得指引到山林

想是太士來救 保估我們三個人 不枉官人行善事 稍德總有神感應
邪許宣聽了小青之言 叫一聲小青言語到也 說得不錯 若無觀音太士保佑 不到
金山寺 我們性命也是難保 白氏道如此說 家如家錯怪你了 官人休得見氣 許
宣道娘子 我與你夫妻情分 有何見怪 今自重逢 相會不歡 悅白氏說早已如此
官人我們往何處棲身 許宣道娘子 我三人同到妙善家中 暫住几天 再尋房產 船
以住畢 許宣先到李君甫家中 見姊姊說過一番情由 即叫轎子前去迎接 主婢二
人并行 許宣道到許氏家中 大娘出外迎接 至中堂見禮 已畢 分層坐下 白氏道
不瞞姑娘 說奴家與你令弟到了 姑蘇將近二年 開張藥舖 積些銀兩 目下只因天
降大雨 城池漫沒 店中貨物 盡付東流 幸得神天保佑 逃出性命 為此收拾金銀 行
李到此 意欲與姑娘一門居住 是見見許氏大娘道 弟說你來 許多愛你
與我弟成家 立業 加蘇州官員外 常有信來 并王員外處 書信中 常說你弟婦十分
賢德 今日一見 名不虛傳 只因我弟受厄 分別之後 奴家朝夕往念 今日幸得重逢
實為可歡喜也

許氏聞口將言論 弟住姑蘇痛傷心 自從與弟分別後 時時刻刻挂念生
時逢年去中秋節 多蒙買外通書信 幸得每天來保佑 今朝骨肉再相親
許宣即便將言說 累及姊姊帶挂心 幸得賢妻多見識 開張藥業積金銀

白氏與娘

花銀積了數千兩 今朝天賜轉家門 白氏又做開言說 多話姑娘心
我破家財多磨折 遇難呈祥逢好人 今朝夫婦歸家轉 骨肉完聚情義深
小青在旁忙開口 我主前番受屈情 姑嫂雙雙皆得意 說得投機各稱心
君南料理忙碌碌 尊其房屋可安身 擇了吉日進新屋 兩家同住便安甯
日間姑嫂問作事 晚來各自轉家存 僮僕了數個 廳堂大屋高牆門
那許宣自從回轉杭州 約有數月之期 時逢中秋佳節 那桂枝開花 將酒宴排到後
園飲酒 常月李君甫與許宣一桌 白氏大娘一桌 俱各開飲 那白氏道 姑嫂與你
同月懷胎 倘若各生一子 乃萬金之喜 若選生下一男一女 我與你指腹為婚 豈不
是親上加親 承立兩家香火 未知姑嫂心意如何 許氏說不瞞弟 婦說得我亦有
此心 正與兄弟說過 尤思弟婦不允 白氏說正是同心合意
白氏暗暗歡喜 了却平生一片心 後嗣倘得身榮貴 兩家門戶受皇恩
許氏大娘忙開口 賢哉弟婦願原因 若能玉殿傳金榜 張仙送子到我門
小青求神并問卜 姑嫂雙雙笑盈盈 昨夜三更得一夢 娘娘必定產兒男
主母爭先雙手接 嬰兒喜歡笑盈盈 醒來却是南柯夢 嬰兒腹內翻轉身
將來一舉成名日 帶挈了雙一小青 白氏十月來滿足 口咬青髮痛殺人
這般腹痛如刀割 上天入地也無門 小青在旁來扶住

元曲星官來下降 張仙送子到門庭 多少神祇來護衛 手裡拿掌現靈靈
素貞分說特兒產 許氏產女同日生 那時兩家多歡喜 傅家接祖耀門庭
那白氏對許宣道 我臨產之時 曾見龍纏身 將嬰兒取名 雙喜 又那許氏大娘 全
日生下一女 取名碧蓮 兩家好不歡喜 不覺光陰如箭 滿月已到 那姊姊二人 商議
剃頭整備 酒筵待明日 祀神請客 到了五更 加白氏心血 潮潮即忙 招指一算 說道
哎呀 不好了 今日我的災難到了 應在官人之手 呀 官人此刻天色未明 為何如此
起早 許宣道 今乃孩兒剃頭吉期 恐有賀客 到來 白氏說 若有客來 有姑夫接 待你
在房中 等我梳好頭 兒將孩兒穿好衣服 抱了一同下樓 拜拜神聖 祖先 那白氏與
定陰陽 遇善於許宣之手 所以留住丈夫 想孩遇惡時 那傭人來說 外面有客到來
許宣道 我來了 白氏說 你妻子在此 等望你 即速就來

許宣出外來迎接 不想法海到我門 法海開口稱相公 你今作事欠聰明
好一佛門真弟子 被你妻精傷殘生 今有盆盃如來賜 特來收伏你妻精
許宣心中來思想 僧人做事起先心 我要如若妖和怪 與你無涉半毫分
你今休得來尋事 拆我夫妻兩離分 小盆盃來何足懼 斷難難害我妻身
將身站立房門外 忽聞裡面叫官人 你妻等望多時候 因何還不進房門
許宣即便回言答 我立門外有來因 你在房中來等我 你夫難以進房門

我若進來恐害你 只怕你們有災星
 忽然袖內來活動 一見妖氣就飛騰
 金白二光來門住 雲時金盆化鳥靈
 許宣此刻心着急 胆戰心驚趕進門
 那許宣見盆孟飛進房中 罩了白氏髮頂之上
 如來鉢盂重千斤 血光未淨莫不推
 故而只防未時到 誰知却在午時辰
 即忙就把官人叫 今朝與你兩離分
 那小青見了主母 這般形景好不悲切
 如雨下無計可使 就罵許宣你个死心之
 人將我主母如此行爲 於心何忍 虧你下得這般毒手
 我們如何肯饒放與你不免
 與娘報仇雪恨 方消我胸中之氣 阿呀娘呀
 許宣真个心不好 虧我克毒設心箇
 這般行當虧你做 不念三載夫婦恩
 娘相待你如珍寶 體心普意與你好
 忙把頭兒搖一搖 忙把頭兒搖一搖
 頭大如斗眼銅鈴 現出青梢蛇一條
 白氏盆內高聲叫 右手把着小青叫
 官人休得來害怕 在我身邊且站牢
 左手執住觀天手 勸你不必將他害
 還須看顧小兒曹 還須看顧小兒曹
 家情多時跟隨我 情投意合勝同胞
 勸你快快逃去 還須一刻命難逃
 法海坐在書房上 還要害你命必那

小青聽了娘說話 拜別娘親哭號咷
 不言青蛇逃了去 再表白氏堂前
 連叫娘子無人答 全然不見我妻嫂
 金星羅漢祥雲現 奉佛前來收白妖
 頃刻落在樓版上 白氏全身不見了
 一時頭倒樓閣上 噎住喉嚨魂胆消
 禪師念一聲阿彌陀佛 將禪杖向地一頓
 那白氏一時不見了 許宣手捧金盆一盞
 只見盆內小小如燈心的一條白蛇 叫一聲娘子呀
 那金盆有佛法無邊是西方法
 竟如何救得你出 此我單人害你一死 豈不痛殺我也
 許宣此刻是傷心 踏足捶胸兩淚淋
 閉言就把禪師叫 你今作事太狠心
 前生與你無冤仇 今朝害我寔傷情
 許氏大娘無知覺 了環通報大娘聞
 大娘一見心膽碎 將身跌倒地埃塵
 雙手捧持紫金盃 啼啼哭淚淋漓
 這是誰人使毒手 害他頃刻就離分
 許宣開口將言說 和尚前來起禍根
 那知盆盂飛空起 單住我妻現真形
 閑言罵弟太死心 今生嫁你無義情
 你妻何等看淨你 忘恩負義不成人
 諒害我子人間少 佛口蛇心不成人
 那曉你是無情漢 惡毒肝胆太死心

許宣叫聲親姊姊 須看同胞手足情
 許氏接口回言答 你今作事不聰明
 今朝與你來斷絕 快刀劈竹兩離分
 白氏不是凡間女 峨嵋修煉一蛇精
 我害民間多罪孽 金山水滿害生靈
 我害妻子無知識 你自妻子尚如此
 禪師聽了言說 隱修一千七百載
 我奉佛旨收妖魔 並無別意起兜心
 可憐他死痛傷心 何況同胞手足情
 大娘不必怒生噴 變化一女來成親

水漫金山多壽命 私攝檀香起禍胎 禪師奉佛身到此 不故壓我地中埋
佛心慈悲常救苦 並不欺心貪色財
白氏勸姑娘不必掛念悲哀且是放心日後自有相會之期方才被佛收伏已歸佛
門厚頂受記如今六根清淨心歸正道毫無邪念那大娘道在生一日勝死千年螺
蟻尚且貪生為人豈不惜命白氏說奴家並不身死

白氏聞言勸眾輩 大眾俱修佛道台 我今若不重修煉 焉能異日免三災
奴身未死理麻土 靜心修行敬如來 如今重修修行路 惟願異日往蓮花
地娘呀事來托付 懇求撫養小嬰孩 此子若得身學貴 方稱法心喜滿腮
夫妻有日重相會 官人不必挂在心 一番分付親托囑 親親辭別各分開
那白氏叫官人你可問了佛爺以曉得自已今來面自奴今勸你回頭早證菩提你
妻妾要分別去了許宣道娘子你可回去否白氏說我既到此問豈可再回官人你
也不必悲淚向姑娘好生撫養孩兒成人長大接續香烟傳留許家宗嗣又奴問了
佛爺但不知奴家修到几時得成正果那法海答道你此時以後必滿修煉真心除
却六根戒業三孽待二十年後就可位列仙班若不消除性情仍起邪念任你西湖
水乾雲盡塔倒江潮不起難望起升之日如此你且下去了罷白氏應道謹遵法旨
那師將禪杖向下一頓一聲喝開地時睡時開地穴分開白氏與一眾人各分別一

白蛇寶卷下集
救度生靈推首領 酬謝夫妻有三年 冤孽已滿各分散 反累己身有罪愆
那許宣大娘說你這妖僧不守清規全無慈悲之心我弟婦與你前世無仇今世無
冤你若苦要害他性命就是妖怪與和尚毫無干涉我想上蒼有好生之德自今被
你與法作法假設虛情將他攝去吡妖僧呀妖僧你起了只等忘想我他乃是三
貞九烈之女豈肯從你你却在費了口舌念頭我怎肯與你甘休加法海聽了這番
言語有口難開被他罵了几句也罷叫聲女菩薩你不須動氣真難難以分辨是故
不信你同我到西湖待老僧放他問個明白如何那君南道不差就叫了几乘驕子
許宣與大娘拉了夢蛟那了髮與眾親鄰友人等一同而去便了

白蛇寶卷下集
同到湖邊住了行 雷峰塔前下輪停 禪師出輪來行走 金盃放在地中心
放出白氏一校女 照舊一個美裙奴 皈依佛法心清淨 妖氣全無歸本真
此刻那姑嫂夫妻又同姑夫舅母一等眾親鄰鄰居人等齊來相見各問因由
大娘歎口叫賢哉 訴說眾情淚滿腮 可憐兄弟良心黑 下此毒手害裙奴
白氏此刻將言答 姑娘不必細疑猜 奴家不是人間種 却是四生一卵胎
修煉一千零七百 酬恩報德到此來 與你兄弟為夫婦 積德緣後產嬰孩
奈何作事多荒亂 擄害民間有禍災 彌天大罪難逃避 違天逆理不應該

番又托結好生孩兒孩兒休得挂念後會有期我自去法海將白氏誣壓在雷
峰塔下許宣與眾娘子早人同去那禪師叫一聲許相公你也不必悲傷夫妻是有
相會之期勸你及早修行仍歸正道老僧就此告別許宣與眾娘子大娘眾人一同
回到家裏又被相相罵一場說道好端端一個賢能女子虧你下得只般毒手你
於心何忍
大娘此刻重念生 怨罵是家沒良心 你要何等來待你 敬重又玉勝如意
好个賢德聰明女 三從四德有仁心 虧你竟心使毒手 傷害一命好女身
鎮在塔底何日會 若要相尋夢中道 你是狠心兇毒漢 何能得了好婦人
許宣被妙罵得眼淚汪汪含悲回轉房中見了娘子手迹淚如雨下心中想道我這
在世間作什麼樣人不知落髮為僧以修來世隨即剪下頭髮不免隱身出門而去
便了
七世修來廣紅塵 一朝出族歸原因 許宣剪髮拋家去 棄了紅塵去修行
安心修道為和尚 隱在昭慶用苦心 自入空門無挂碍 參禪悟道甚心誠
許氏抱兒樓上去 原何許宣不見形 將身行到粧台看 一見青絲淚紛紛
只道兄弟牀上睡 誰知落髮去修行 大娘要得肝腸碎 尤如亂箭射我心
那許宣自從落髮為僧 在昭慶寺裡苦守清規整心修道不覺已有三年一日忽忽

思恩發處任各處雲遊送卸拜辭里僧出寺而去

許宣辭別出離塵 離却西湖各處行 朝拜名山雲遊去 不分晝夜行路程

忽然遇見禪師面 龍鬚童顏骨格清 釋師早識其中意 前來指引上山林

許宣接到金山寺 鐘聲響徹和氣馨 法號道宗方丈坐 禮拜金容返大乘

且說許宣年登七歲 上學攻書聰明無比 伶俐過人 一日書房師先生不在 被眾書

兄所說 許宣咬你是妖怪 所生反說別人 為令娘全無知覺 好不羞羞 加添跌跌 了此

番言語 並不回答 出了書房 回到家中 來問母親 許宣見兒回來 便說兒呀 此則日

未中 午間何故 學能早莫非先生 不在書房 跌道 孩兒有句不明白 的話兒 待來

請問 母親大娘說有什麼不明白 的話兒 呀 說與為娘知道

受說未語 淚紛紛 將情訴苦與母親 孩兒坐在書齋上 同窗書友來找

說我不是親生子 還說妖怪性生我身 根由說與兒知道 加个是兒嫡親

大娘聞語 心中想 大罵書房裏賊人 叫我何言來對答 只得開言說清

我兒休聽閑言語 一雙子女我親生 夢道他說話有因 怎說外人 說者大娘說畜生 呀 懷胎十月 乳哺三年 千辛萬苦

養他長大 如今竟說我非親生 我教書房裏賊人 長大起取功 德下枉為

一箇畜生 你今聽小人之言 竟說我非親生 我不打你 待幾日 時時教了

取家法 過來待我打死 只个畜生 受說道 道呵 兩時母親 呀 大娘來曾打下 兩淚注

汪二人 大罵一頓 德親何必 怨生 孩兒非聽閑言語 事到其間 却有因

既說兒是親生子 應該同姓 不分 嫡親父子 不同姓 誰必其中有別情

大娘聽了 只帶話 愈加悲淚 傷心 孩兒情願 甘受責 被娘打死 也甘心

那許宣大娘道 另有一箇緣故 因你多魔 多難 尤恐難以 撫養 故而將你 趕出 性許

夢蛟 谷道 既將孩兒 趕出 因何 無有 娘親 來往 加 大娘 被兒 說得 不能 回答 說這 兒

呀 休要在此 講了 欲言不語 無計 夢蛟 跪倒 地 叩 應

許氏 被問 不閉聲 察聽 言語 說動 傷 猶能 有日 身 學 責 周 冠 冠 報 娘 恩

孩兒 堂 威 威 娘 養 成人 長大 不忘 恩 凡 留 須 看 孩 兒 而 萬 望 慈 慈 惻 惻 仁

誰人是孩生身母 存亡生死姓何名 大娘放語 閉言罵 你父來曾 娶過妻

生養均是同一體 侍奉天年無二心 你父來曾 娶過妻 為娘結髮 到如今

親生父母 怎為假 疑了爹娘 是外人 夢蛟 聽說 這 流 淚 我 娘 全 然 不 認 你

推的言語 全不信 別人言語 及為真 今朝 誰 別 說 這 話 去 外 面 尋 找 我 娘 親

若得蒼天生伶俐 骨肉相逢轉家門 倘然不見親面 孩兒冷死不回程

撫養深恩難酬報 來生大馬報娘恩 那許宣大娘聽了 他的言語 嚇得 來 魂 不 附 體 連 忙 扯 住 說 道 夢 蛟 兒 呀 你 小 年

紀 出 外 尋 訪 何 人 夢 蛟 道 孩 兒 這 人 便 問 若 能 尋 著 爹 娘 一 同 回 來 待 奉 報 答 二 位

生 養 之 恩 若 甚 訪 不 著 孩 兒 也 不 回 來 奉 侍 了 大 娘 道 孩 兒 若 還 不 與 他 說 明 必

然 出 外 尋 訪 倘 有 不 出 豈 不 絕 了 兩 家 香 火 只 得 叫 聲 兒 呀 你 不 必 悲 傷 待 為 娘 說

與 你 知 道 便 了 我 兒 同 往 樓 上 行 從 頭 細 說 分 明 大 娘 聞 了 三 言 鎖 箱 中 取 出 書 信 形

許 氏 說 指 將 兒 叫 加 邊 却 是 你 親 親 夢 蛟 即 便 來 細 看 眼 淚 汪 汪 暗 思 為

水 聖 指 書 兒 和 女 分明 一對 少年人 大 娘 聞 口 符 符 說 我 兒 聽 說 元 凶

只 恐 兒 開 心 悲 感 錢 石 人 見 也 泪 淋 你 父 祖 籍 再 波 府 慈 慈 縣 內 是 家 門

與 我 同 胞 親 兄 弟 妻 親 早 亡 在 杭 城 習 學 經 書 為 高 第 相 幫 材 數 年 春

那 年 二 十 零 三 歲 姓 許 名 宣 字 漢 文 時 道 清 明 正 佳 節 你 父 西 湖 去 上 墳

途 中 遇 見 你 生 母 名 姓 稱 為 白 素 貞 出 身 不 是 凡 間 女 千 年 修 煉 白 蛇 精

彼此 情投 意合 兩相 情願 結 婚 姻 你 父 家 寒 無 金 財 你 母 相 贈 數 百 銀

你 父 府 報 官 究 究 兩 相 情 願 結 婚 姻 庫 中 失 竊 真 難 道 出 首 堂 前 問 罪 名

夢 蛟 道 母親 這 為 何 事 許 氏 說 兒 呀 只 銀 子 是 錢 塘 縣 的 庫 銀 被 你 母 親 擄 來 幸 得

知 縣 清 廉 見 你 父 親 不 似 匪 類 故 而 不 動 刑 法 細 查 問 你 父 親 供 出 實 情 老 爺 即

叫 公 差 帶 你 母 親 他 主 押 二 人 見 公 差 一 到 雲 時 縣 化 不 見 故 謂 妖 怪 出 名 後 來 老

爺 將 你 父 親 充 到 蘇 州 誰 知 你 母 親 與 小 青 了 髮 早 在 姑 蘇 等 候

你 父 發 配 始 終 去 你 母 早 去 等 候 身 蘇 州 有 個 吳 員 外 仗 義 疏 財 好 仁 心

勸 你 妻 親 同 一 處 重 興 花 燭 結 成 姻 新 開 藥 店 保 和 堂 生 意 興 隆 過 光 陰

開 店 將 來 有 數 載 積 有 數 萬 雪 花 銀 金 山 和 尚 來 募 化 你 父 寫 緣 立 姓 名

獨 助 糧 香 三 百 担 雕 刻 羅 漢 與 觀 音 功 程 圓 滿 開 光 到 請 往 金 山 起 揭 根

夢 蛟 道 獨 助 糧 香 三 百 担 是 大 大 一 個 功 勞 何 以 反 起 禍 殃 大 娘 說 兒 呀 金 山 寺 有

一 法 海 和 尚 說 你 母 親 是 妖 魔 故 而 將 你 父 親 雷 在 寺 中 不 肯 放 回 那 時 你 母 親 問

知 與 小 青 二 人 起 到 寺 內 接 你 父 親 回 來 那 和 尚 執 意 不 肯 惱 了 你 母 親 性 子 就 與

和 尚 鬥 起 法 來 滴 水 難 起 千 浪 浪 粗 火 能 燒 萬 家 傾 忽 然 雨 下 來 門 法 居 民 錢 雲 竟 是 傷 心

一 耶 生 靈 遭 大 難 只 填 罪 孽 不 非 輕 僅 來 夫 婦 回 家 轉 與 我 骨 肉 兩 相 親

數 月 之 間 兒 出 世 歡 天 喜 地 得 奇 珍 正 待 我 兒 來 滿 月 親 朋 賀 喜 一 齊 臨

紫金盆五如來賜 前來收伏你娘親
夢蛟道母親後來如何許氏道兒呀說也悽慘和尙金盆飛入樓中單在你母親
髮頂之上傾刻你母親化現蛇身被他收去故我不是你親娘乃是你姑娘收你母
親之時我也不信口道和尚妖法誑惑人心怎肯與他甘休後同了他到雷峰塔下
那法海將你母親放出照舊化了人身你母親與我情由細細說明故而我已明白
得饒放釋師

我今是你姑娘身 與你姪兒兩相稱
命苦他方去 剪下頭髮去為僧
南家香火金靠你 頂立家堂接宗門
姪兒承家來撫養 一重親加兩重親
只圖我母親塔底 紅到何處去修行
可恨法海全無理 怎肯飽知這妖僧
此仇不報非君子 狹路相逢不放鬆
一品當朝希罕罕 腰金衣紫枉勞心
許氏道那法海禪師四海雲遊未定你小年紀紅何處去尋你且免悲傷還須苦
志攻書若能有日金榜題名那時報仇未遲夢蛟道姪兒同窗啾啾笑有甚顏面再

住書房大娘說既如此叫你姑父另請
夢蛟道二道親 紛紛流淚傷心
腹中暗生計策 加知另有一條心
逢人便把西湖問 雷峯塔在那方行
說道我身還有五箇銅錢在此時我三姨請了香燭二支買了糖糕一經來到西湖
雷峰塔下

夢蛟見塔好傷心 悲號啼哭叫娘親
娘親若慈無知覺 姑娘瞞我到時今
父親落髮為僧去 娘在此地受災星
空養孩兒年七歲 不孝之罪重千斤
非是孩兒來遲慢 皆因出世不知情
夢蛟外面來哭訴 裡面娘親聽得明
為娘難則藏塔底 我也安然有七春
我兒休得心悲切 且聽為娘說元因
我兒休為娘啼哭 速速回家讀書文
父子相會總有日 娘兒異日再相親

姑父姑母恩義重 勝比親親重十分
白氏說了多時候 夢蛟聽得碧波清
兒道娘親無性命 加知靜養好修行
可憐難已將身近 只聞聲音不見人
虛空神道來相助 分明孝敬動天庭
許氏望兒等不歸 傳問學堂不見人
君甫連忙去尋問 查問街坊一眾人
君甫開得心急 三堂當作兩步行
六條橋邊尋將過 行到塔前省分明
那君甫一見夢蛟在塔前啼哭叫聲兒呀你因何獨自來到此地你母親在家看
害我性急慌忙尋到此間你看天色將晚豈不驚惶今日同父回去另日再來看你
娘親便道

君甫說兒歸家門 怨妻因何害恩聲
大娘比到無言答 聲動孩兒就寬心
不表夢蛟姑娘事 再宣小青報仇行
君甫說兒歸家門 怨妻因何害恩聲
大娘比到無言答 聲動孩兒就寬心
不表夢蛟姑娘事 再宣小青報仇行
君甫說兒歸家門 怨妻因何害恩聲
大娘比到無言答 聲動孩兒就寬心
不表夢蛟姑娘事 再宣小青報仇行

昔被你逃去今日你自來送死小青一聞此言就將飛刀與法海大門那禪師將刀
畫打下江心小青見飛刀已破就想脫身逃走不想被禪師取出捆索望空拋去
將小青縛住現出原形
為主報仇一小青 七載功程一旦傾
我今被縛皆為主 你在塔下可知情
今日飛刀俱被破 未知何人做救星
小青比到遭磨難 京動觀音下凡塵
禪師道請問菩薩法駕何來大士曰白妖已竟安鎮在雷峯塔下今爾禪師奉佛
收下龍妖你可交代明白與我好去回覆佛旨法海即忙交代拱手而去那龍女取
出淨瓶將蛇兒與他化小住餅內越了進去大士叫聲青妖你必須要正心修煉可
以消除前愆惡有出頭之日那大士救了青妖又救夢蛟疾病去了

夢蛟思母慮在身 病日沉重五年春
求神問卜全無效 現請名醫約不靈
大娘常日紛紛淚 忽聽外面扣門聲
見一年老婆婆到 白髮蒼蒼進了門
許氏問道請問老婆婆到此有何貴幹大士說我聞大娘好善持化齋許氏道既
然化齋理面少坐大士問道這位小官官是誰許氏道這是姪兒因為幼失父母染
成惡病求神不靈服藥無效自從八歲有病至今大士道我有丹一粒與他清茶
吞下就可為好那大娘接過手中說道多謝婆婆那婆婆霎時不見化作清風駕雲
而去

觀音菩薩賜丹為 雲時不見老年人 即知化騰祥雲去
大娘即忙來跪下 叩頭八拜禮神明 許氏就把孩兒叫
夢蛟腹內香醜醜 滿身清爽有精神 只聞口內清香味
夢蛟病好仍在書房 殷勤讀書詩賦文章 週日不忘年方十二歲身上帶門不
學文到一十六歲許氏呼道兒呀 今逢大比之年 待娘收拾舖陳 你可上京赴考
得中金榜回來 好報娘親養育之恩 夢蛟道 娘親命重 還要告告 姑母孩兒欲
住母親跟前 祭奠一番 隨即起身 大娘說 兒呀 正該孝道 如此到了次日 即君甫夫
妻整備素牲 祭禮夢蛟船到西湖 上岸行往雷峯塔前 擺列祭禮 夢蛟來到塔前 哭
拜說道 孩兒身奉姑母 慈命 命往京師 求名 故來祭奠 明日就要起程
我兒此別 哭傷心 有言與母娘親 海樣冤仇 難以報 狂為男子世間人
母子若得重相見 將如金榜題名 父親落髮為僧去 不識雲遊何處停
叫兒何處尋踪跡 啼啼哭哭好傷心 白氏裡面親聽見 聞言吩咐孩兒身
娘在塔下多清靜 吟佛道煉真性 我兒休得多悲切 還須保重往帝京
休和為母常理念 此去金山認父身 娘親言語須謹記 回家保你喜相親
孩兒心才放 各把愁腸斷幾分 只道娘親過非命 口說異日再相親
忙過家人來收拾 深深叩拜別母親 可憐硬了心腸走 含悲無奈落船行

那夢蛟往西湖雷峯塔前 祭奠一番 回家拜別姑父姑母 那君甫送夢蛟下船 拜
辭而去 行了幾日到金山寺 邊那船家無意之中 說道 相公此地前而就是金山
大寺 昔日白娘娘與法海鬥法之處 夢蛟聽了 說記得母親叫我往金山認父 叩拜船
家 你將船泊法我 我要往寺中進香 分付書僮 小心看守船中
夢蛟步到山門 金山寺內尋父親 做頭躬身山門進 叩拜諸佛與眾神
堂中滿院哈哈笑 四大天王兩邊分 護法韋馱提寶杵 金盃金甲顯威靈
將身又進大殿殿 三尊大佛殿中存 兩廊五百阿羅漢 檀香殿像畫壁金
華殿 跪在蒲團上 叩首八拜意虔誠 祈求佛祖指引 賜我父子好相親
那和尚一見問道 請問相公貴府何處 夢蛟道 小生是錢塘縣人氏 特來訪問一位
大師 和尚道 那一位大師 夢蛟道 一箇法字 和尚說 莫如法海和尚 他三年前
雲遊別處去了 夢蛟道 內中還有一箇和尚 我已忘壞法名 和尚說 相公若忘壞法
名 難以查問 我寺中有五百餘僧 各有單房 如何查得許多 夢蛟道 忽然想出個法
兒 我呼五百餘人之內 一箇一箇查問過去 那位大師是杭州姓許的 可有者 且
說許宣法名叫做道宗 自入空門 在昭慶寺居住三年 今往金山寺中 有一十三歲
兒 心中想起可憐白氏 收領在雷峯塔底 好不傷感人也 曾記三年前 禪師說我
今年今月有父子相會 我離家之際 孩兒滿月 到今已有一十六歲 此若還父子

對面相逢 亦難認得 也是枉然 待我轉過大雄寶殿 奉拜大佛 又禮觀音大士 已畢
抬頭忽見一箇年少書生 容顏非凡 相貌堂堂
上前稽首 來問 請問貴府姓何名 有何貴幹 身到此 乞道其詳 說吾聽
夢蛟道 不瞞師父 說得小生是杭州錢塘縣人氏 因為上京求取功名 路過雷
山 聞得寶剎佛相 尊嚴 一來瞻仰 佛相 二來拜謁 太師 道宗說 不敢相公言重 請到
客堂用茶
昔年父子兩離分 今朝骨肉又相親 道宗前面來引路 夢蛟在後一同行
二人步入禪堂內 船叙分賓坐傳身 一番謙遜使茶罷 夢蛟啟齒問原因
夢蛟道 請問大師 俗居何處 高姓大名 還是幼年出家 還是中年落髮 道宗說 相公
若說貧僧出家之事 一言難盡 夢蛟道 禪師 請道
貧僧俗居雷峯人 慈谿縣內 我家門 妻親遷移杭州人 不幸父母早歸陰
留下弟人二個 姓許名宣字漢文 我妙許配李君甫 錢塘縣內 做衙門
只因家內多清淨 幫辦約舖 過光陰 時逢清明 正佳節 行往西湖 祭龍壇
路過白氏多賢德 成其佳偶 結婚姻 我妻不是凡間女 千餘條 煉一蛇精
道我許氏無后代 因為到此 葉紅塵 忠難相逢 有三載 產生一子 報前恩
金山水滿民遭害 連犯天條 罪孽深 因此收領 雷峯塔 說到此 問慍 般人

我因要尋妻 願 滿月孩兒私施行
夢蛟道 大師 出家這滿月孩兒 交與誰人 撫養 道宗說 我有一妙許 配李君甫 為妻
只因我私自出門 未曾帶孩兒 於人諒 必是妙許 撫養 夢蛟道 你却不叫什麼名
字 今有多年 年紀 道宗說 相公 你且聽我道來
我妻許氏 得奇情 夢見蛟龍 纏長身 得此吉兆 將名取 取名夢蛟 我親生
算來年紀十六歲 未知長大可成人 夢蛟聽罷 紛紛淚 即忙雙膝跪地 塵
叫聲父親 兒在此 特地前來 認父親 道宗認了親生子 抱頭大哭 實傷心
兒無親 親真苦切 不見父親 十六春 阿兒呀 呀 汝難得 姑父姑母 撫養 你要緊 記在心 勝如親母 一般 夢蛟道 孩兒 今去
家取功名 滿堂中 金榜 我要回到 金山 接了 爹爹 回家 孩兒 侍奉 長長 晝夜 孩兒 為
子之道 道宗說 兒呀 既出家 不能 還俗 去了
今朝父子來相親 勝如平地一雷聲 須知孩兒 能倚老 送老 歸山 盡子心
父親不肯 回家去 不孝孩兒 有罪名 父親執意 不回去 孩兒全在 山林
父為僧 子為道 父子一同 共修行 何苦把著 功名起 無憂無慮 過平生
道宗開口 將言說 我兒說話 欠聰明 枉讀詩書 知禮義 枉為秀士 入僧門
只為許氏 無後代 你娘 墮落在 凡塵 可憐 受盡 千般苦 壓鎮 塔下 為你身

卻說那西湖建造牌坊早已完功擇日安排三果素牲一家俱往西湖祭奠好不闊
熱也

三祭當峰有孝心 白氏又滿脫凡塵 狀元回了姑父母 行到西湖祭母親
二十四拜深深叩 狀元流淚好傷心 飲賜御茶奉聖旨 項冠束帶不非輕

夢寐道孩兒得中高魁奉閣聖上只望拆毀雷峯救出母親奉養天年以盡人子之
心不料聖上不推這無可奈何那狀元在悲泣之際忽見法海禪師從空而降叫
聲殿元公老僧在此夢寐聽見法海到來恨不得將他碎尸萬段又加心中暗想再
看他言語動靜以作道理便問老禪師到此有何法論必有慈悲憐憫之心救我母
親出塔念我夢寐憶念切思一為生育之德二為勸勞之恩三為父母之情為儒之
人子者必要忠孝為先那老僧道殿元公之言極有忠恕孝道之語今為你孝感動
天吾奉佛旨特來赦令堂出塔與殿元母子相逢那禪師仍將禪杖向地一頓喝一
聲地府遠開只見地分兩處便下

佛法無邊法海深 禪杖頓開地府門 忽然走出裙釵女 就是當年白素貞
果欲容貌非凡相 更比他年勝幾分 法海即便將言說 殿元相認令堂親
狀元雙膝忙跪下 放聲大哭叫娘身 生下孩兒十六歲 今朝才得見母親
白氏一見雙流淚 抱頭大哭寬傷心 雙手搭在兒肩上 兩淚紛紛濕衣襟

幸得我兒身及第 孝感動天救我身 我兒好把慈腸解 萬慮千愁可放心
即夢對面說我母身居塔底孩兒朝夕悲泣想必母親愛盡無窮之苦又今落
髮身在金山孩兒再三苦勸他執意不肯回家白氏道兒呀為娘自取其禍莫怪他
我身居塔底一十六年却也安心修道勝比世間深房富閣一般你父既入空門豈
肯還俗難得我兒一片孝心父母勝在天堂一報白氏又與姑夫姑媳說道承蒙扶
養我兒帶書多少勸我兒如今成人長大全蒙二位大恩我白氏雖在塔底銘刻
於心許氏說我弟婦托付無不盡心竭力况前言見塔兩家後嗣全靠這點骨血一
來要着先祖之面二來弟婦之情今日教子成名不枉你教子之功光宗耀祖兩
家香火有倚靠之根源道思昔年弟婦有難為姑日夜悲淚帶痛情牽直到如今誰
知今日重逢好不歡悅我心也

大娘開口說原因 曾記當年一段情 與你相逢方數日 情投意合結同心
各懷六甲身有孕 指腹為婚結下親 那日生下男和女 誰知大難禍及身
送你入塔回家轉 雪上加霜苦殺人 三祭茶飯無心吃 夜來哭泣到天明
懷中常把嬰兒抱 乳哺三年不離身 白氏聽罷將言說 即把姑媳叫一聲
留下孩兒才滿月 連累姑媳苦萬年 雖歷十月懷胎苦 三年乳哺虧血心
若無恩姑來撫養 我兒怎得金榜名 你孝教姑父母 更比為娘勝幾分

狀元即便回言答 連叫母親兩三聲 母親吩咐兒緊記 金玉之言牢記心
今朝母子重相見 猶如枯木再逢春 伏望我母回家去 同享榮華過光陰
白氏道兒呀為娘已飯佛像不由自主狀元叫聲禪師救我母親歸家奉養天年以
盡人子之德法海道元公今當前番墮入紅塵以致有此磨難幸得修煉根源不然
早為烏有今在雷峰塔底十六年安心修煉消釋罪愆又乃狀元公孝感動天今吾
老僧欲奉佛旨特來釋放你母子相會接你令堂仙班有同往天宮永享
極樂豈不快哉你若留在府中同享榮華何能往生天堂狀元聽聞大哭悲號阿
呀母親呀孩兒自從出世以來未見令娘形相今日才得見面怎麼就要分離離禪
師之言今生不能相會了

狀元流淚跪地塵 大哭悲哀叫母親 兒你心中如刀割 莫非夢中見娘親
白氏即便將兒叫 勸兒不必兩淚淋 兒高功名登金榜 母為修行上天庭
道法快樂真無比 更比凡間勝十分 我兒即速回家去 可與表妹完婚姻
為官須要行忠悌 莫貪財勢害良民 官門裡面修身體 善論琴詩勸眾人
夫妻離奇多如順 後嗣流傳各修身

白氏叫聲姑媳要拜別而去許氏道弟婦願你此去天宮永證德樂白氏說多謝
姑媳金言又道夢喚為娘就此去了法海道殿元公與眾位居士老僧告別了只見
雲霧祥雲下地法海與白氏各駕祥雲望空渺渺而去了
受難多磨二十年 皆因夙世有牽連 靜心修煉菩提果 白日飛昇上青天
白氏受盡多磨難 此番大難也明圓 身駕祥雲歸德樂 逍遙自在便成仙
狀元嘯啣大哭與眾人回家那君南擇了吉日就叫狀元與眾親夫妻和順如
同魚水

不覺光陰一年春 皇恩欽詔加官陞 奉旨河南巡撫院 迎接姑夫姑母身
又與夫人親表妹 同住任上治萬民 夫婦二人多和睦 四子接續兩宗門
双双有後同修道 正心修身保精神 四子文章皆射斗 俱是登科及第身
也有忠孝并節義 个个才能有善心 後來世代高官做 萬古千秋出賢人
却說許宣隱金山寺修煉原有七世僧根因此愛欲未淨故在凡世有些牽連今蒙
前生師凡法海指點故能修到功成充滿以歸淨土
道宗六十三歲年 一朝眼目上西天 世人若肯行好事 可知頭上有青天
但看許氏行忠孝 富貴榮華萬事全 奉勸善男并信女 廣行善事福無邊
積善人家有餘慶 作惡之人受罪愆 孝順爹娘為第一 安分守己樂天年

諸惡莫作行眾善	大小行專利人間	學受吃虧真聖道	閉口無言勝恭禪
孝敬公婆如拜佛	五倫規嚴也上天	吃素望你先成就	學道要做好人先
君子守性存素位	聖賢清淨養神安	雷峰雷尊官酒兒	勸人俱學忠孝全
善男信女常記念	不成菩薩也成佛	修德心寬并體態	凡聖兩全可有緣
修心修身并修口	那有男女不成仙	修到身心無挂碍	逍遙自在上西天